

朱子大全

冊  
壹

Vertical text in a rectangular frame, likely a title or header, containing characters such as 卷之十 (Volume 10).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八

行狀

朝奉大夫直祕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傅

公行狀

本貫孟州濟源縣

曾祖君俞故任通直郎知京兆府奉天縣事贈正

奉大夫曾祖妣張氏贈碩人

祖裕之故任朝議大夫主管南京鴻慶宮濟源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祖妣錢氏封恭人

父察故任朝散郎尚書吏部員外郎贈徽猷閣待

制累贈少師謚忠肅妣趙氏封清源郡太夫人

贈秦國夫人

公諱自得字安道其先鄆州人自曾伯祖獻簡公以清直

仁勇事仁宗英宗神宗歷三朝皆以諫諍有聲在哲宗時  
遂聞國政蓋始築草堂於濟源之上而家焉至忠肅公遭  
靖康之難實以忠義死國事其事皆具國史公幼穎悟讀  
書不數過輒成誦有至性生十年而忠肅公薨哀號思慕  
若成人事太夫人愛敬飭備一舉動唯恐失其意遭亂離  
轉側兵間遇父友故參知政事陳公與義於嶺右陳公奇  
愛之坐之膝撫其頂曰長必以文名天下因自誦其詩之  
傑句以詔之公時雖幼已悉領解年十四賦玉界尺詩語  
意警拔故參知政事李公邴大驚異之因許歸以女旣乃  
定居于泉州家貧甚夜燃薪自照與兄弟讀書或至達旦  
遂博通六經諸史百家之言下筆爲文輒數千言初朝廷  
以忠肅公死事錄其孤公得補承務郎三監潭州南嶽廟  
乃爲福建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使者李公公懋性剛

介好面折僚吏獨屈意待公欲試以事因悉以訟牒委焉  
間相見則摘其事以問公具條委折及其姓名爵里一無  
所遺李公喜甚自是一司之事無不取決於公書奏出公  
手輒報可他人爲之則多寢不下李公行部至漳州會州  
兵擒漳浦賊華齊及其黨與以獻而安撫司以便宜指揮  
檄憲司悉斬之李公將從之公爭不可且曰便宜指揮安  
撫司受之朝廷本司無所預今迺承之於安撫司可乎李  
公悟命悉械繫諸縣分鞠之獄成以法誅其首數人餘悉  
以畀軍中蓋全活幾百人已而丐閑得主管台州崇道觀  
秩滿通判漳州事太守劉公才邵始以公年少未甚相知  
及見其處事精明馭吏嚴整而文詞敏妙又非流輩所及  
乃大歎服郡事非公不決間則相與徜徉以文字相娛樂  
每語人曰自傅君至吾始知有爲郡之樂時山獠跳跟未

已而太守與統兵官陳敏不相能餉或不繼軍幾變公調護其間甚力且爲移書轉運判官得錢二萬緡以贍其軍敏及軍士皆感泣思奮羣盜竟平及公代去敏語其下曰傅公成就吾軍如此而未嘗以一事干吾軍政可謂真清矣故聞公喪偶欲遣其愛妾挾重貲來奉公公亦竟不受也漳浦尉士有申和者以事爲郡所逮縣忽告有盜入竟請兵爲援公笑曰是必非實特爲申和地耳已而果然陳敏亦爲和請公弗從竟捕寘于法而後以昇軍中後十餘歲公自融徙潮行荒山大雨中忽有以卮酒獻者問其姓名則申和也公愕然詰其所以來之意則曰和日者罪當誅公用法固無所私然和獨抵辜而家獲全是以感恩而來耳公爲笑而飲之臨漳公帑歲時例外致饋守貳甚厚公獨不以一錢入門悉儲於外以給賓客之費比去計所

不取蓋餘千緡通判泉州事公居泉久及貳郡事洗手奉公無毫髮私且熟知民俗利病部使者多委以事轉運司嘗欲權郡酒酤公格弗下吏白恐獲辜公曰泉人中產之家仰是以給者十室而五是決不可行若輩徒欲行文書因取賂於酒家耳乃私以書條利害于使者事竟寢有賈胡建層樓於郡庠之前士子以爲病言之郡賈貲鉅萬上下俱受賂莫肯誰何乃羣訴于部使者請以屬公使者爲下其書公曰是化外人法不當城居立戒兵官卽日撤之而後以當撤報使者亦不說然以公理直不敢問也受代造朝民爭遮道以送有金戶齊氏探其懷出金十兩以獻公曰某爲金戶郡官買金無藝且多不償直獨公未嘗市分星爲賜厚矣此乃丹藥所化爲杯器食飲當益人故敢以壽公而非敢以爲獻也公笑卻之差知興化軍事興化

素號難治前守聽訟或繼以燭事猶有不決者公剖決如流廷無滯訟發姦擿伏猾吏束手日未午棠陰無一迹矣於是乃以暇日延禮邦人士大夫之賢者相與從容賦詩飲酒爲樂而郡以大治初秦丞相檜以公忠臣子年少能自力學問有文詞通吏事遇之甚厚然亦疑其剛果負氣終不爲己用故雖使之連佐兩郡然皆銓格所當得召試博學宏辭科又已奏名而故黜之及泉代歸乃間語公曰故事三丞得通用蔭補人而丞宗正者例以玉牒奏篇得爲郎况公之文今從臣中名能文者所不及顧公太剛耳盍亦思少自貶乎公默喻其意然以太夫人春秋高且樂居閩中不肯遠適乃力請便郡歸養秦丞相以是始怒而其黨又或陰中公以爲有顧望持兩端意以故是時公資序已應典州而僅得莆陽軍壘以歸然公亦旣朝辭而行



有日矣會通判衢州汪召錫者告前知泉州趙令衿誹謗  
且有及丞相語臺諫徐嘉等文章論奏事下廷尉秦丞相  
因以上旨命公體究令衿在泉時納賄事公以嘗同官辭  
丞相不可是時丞相權震天下一忤其意家立碎公念前  
已有小隙今又力辭必重得禍貽太夫人憂意不能不少  
回惑乃不得已奉命以行至泉按事十得一二卽不復窮  
竟然猶豫不免爲異時之累則見故樞密黃公祖舜而問  
焉黃公曰事端幸不自我加之以恕可也尉然其計旣上  
其事又爲請得毋更置獄會廷尉獄成令衿已坐譴奏上  
不過追納所受金而已方事作時戶部曹泳刑部韓仲通  
實主之兩曹符檄日四五至督趣甚峻已而秦丞相死泳  
被逐仲通恐禍及己乃以體究事劾公朝廷亦知非公首  
事姑下公置對而仲通章再上遂罷公郡事公在郡不半

歲罷去之日父老邀遮涕泣其賢士大夫有追路越境持公慟哭而別者後兩年諫官挾舊怨復以前事爲言遂奪公官徙融州爲民公念前日本以愛親故不敢力辭體究事今乃反爲親憂痛自咎責聞命卽卻酒肉屏媵御獨與一浮圖人偕行至融杜門讀書益大覃思於文章融人皆敬愛之而中州人士官其土者亦皆樂從公游以文字求指教蓋居融四年如一日泊然無復有一豪軒冕意特一念親闈在遠不獲日夕左右則涕泣竟日會黃公給事東省知公前事首末力言於故丞相魯國陳文恭公魯公亦素知公遂以上聞得內徙潮州未幾聽自便主上登極復故官右通直郎時魯公猶當國欲寢用公乃先除主管崇道觀以言者罷乾道初元始復得申前命未幾故樞密林公安宅又力薦於上且具白公前被枉狀除知漳州又爲

言者所持事竟中寢未數月今少傅福國陳公入爲吏部  
尙書雅知公之爲人則與侍從官數人露章薦公事親孝  
居官廉博學能文興化之政庭無留訟而所坐初非其辜  
遂再除知興化軍而陳公章中語人以爲無一字不實也  
陛辭論尉利捕盜之賞妄執平民有至論死而不能自明  
者語未竟上遽曰今之儒者例以不殺爲仁然殺人者死  
公徐對曰臯陶稱大舜之德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殺  
人者固應死而不辜者豈可殺上意亦悟卽連稱曰不辜  
則不可不辜則不可公退以語宰相時朝廷方議重強盜  
之法以公言而止公前治興化有惠愛去之十有四年而  
再至且復奉安輿以來闔郡之民垂髻戴白爭迎車下歡  
呼之聲滿道公治郡如前時郡有猾民素以挾持郡縣爲  
事者數輩前公未至盡挈其家以遯公條教素信於民不

動聲色而郡復大治民李氏嘗寓白金於其族兄已而誣以盜獄更數政不決公明其誣且判曰銀當羽化既慙長者之風金或誤持又愧同舍之誼聞者感歎悚服且傳誦其語以爲無愧於唐人甲乙之判李氏感泣會太夫人有疾供佛燃燈以禱既而太夫人竟不起郡縣賻金餘千緡公辭曰家雖貧幸足以葬豈可以此污吾親皆却弗受而父老犇走闕下以公治狀白于朝者數十百人中書爲書于籍公性至孝以奉太夫人故仕宦未嘗出閩中太夫人小有疾則憂形于色在漳時官舍有池亭日奉太夫人飲焉忽有珍禽彩羽數十容與水上太夫人甚愛之一旦忽飛去太夫人不樂爲不飲者數日公懼與其室共禱于神明日乃復奉太夫人飲池上則禽亦皆復來集矣比公去迺已竟不知其所自來亦莫有能名之者時以爲孝誠所

感云至是服喪毀瘠甚免喪言及輒涕下初造朝知識見之無不驚愕再除知漳州奏事稱旨留爲吏部郎中天官素號劇繁侍右尤甚吏舞文爲姦爲郎者例不可否事公旣入卽召令史而下語之曰吾久諳州郡利病於省曹事體初不熟今幸蒙恩得備郎選亦將以治州郡者治之耳吏懾伏不敢欺然公素以吏事自喜而銓曹守格法無所施爲遂請于朝願竭力外官上喜其意除直祕閣福建路轉運副使陞辭玉音褒諭且云素知卿有風力閩中多賊吏故命卿往行召用卿矣公卽奏治道去泰甚閩中去朝廷遠吏不知奉法然取其甚者一二人治之亦足以厲其餘上首肯之時閩部上四郡行鈔鹽法歲入悉輸大農漕計爲空而州縣窘匱尤甚吏兵之給弗供廩廩然有朝夕憂公奉命疾馳至部夙夜詢究利病所在而參伍其說大

抵皆以爲官不鬻鹽則無以爲歲計然縱州縣一切科之於民則民必大病獨一二近鹽之鄉若非籍戶定數使民必鬻於官則私販公行官鬻不售豪強得以倚法幸免而貧弱顧獨受弊於是乃使縣各以地遠近利病所宜爲法而奏行之且寬其宿負貸以本錢蠲增鹽錢數十萬緡州縣之力以寬而公又爲之撙節用度一毫不妄取予漕計亦遂饒足泉州兩稅外復科宗子米歲歲增廣民不堪命郡太守若周公葵王公十朋皆嘗請罷之弗果行公力以爲言得旨戶部給度牒轉運司移他郡錢俾之和糴而禁其科擾泉民感公恩生祠之蓋公爲治大率以愛民爲主而保全下吏非有民訟不獲已亦未嘗輕有所按治其罷軟不勝任者多奏處以祠祿略如公前奏語然其候視極精明風采可畏愛吏亦不敢犯也建寧闕守公以郡屢易

將帑廩空乏且歲頗不登亟聞于上乞選能臣以治之上  
素知公卽除知府事建寧當孔道部使者多寄治民健訟  
爲郡者日不暇給公談笑以治之事或累歲不決壹經公  
手無不立辨且後無能易者今戶部尙書王公佐爲轉運  
判官嘗語人曰吾與傅公厚乃因政事間相知耳歲小不  
登公發廩賑濟有嘯聚欲爲寇者僚屬請出兵以捕公特  
以文檄俾鄉官諭之皆帖伏不戮一人而定屬縣有殺人  
者方捕治而他縣獲逃卒卒於獄中自首嘗殺某人縣以  
言府公疑有姦命鞠其實果吏教殺人者重賂逃卒使僞  
首則殺人者可不死而卒臯亦止於流因并論吏如法移  
知寧國府事寧國民淳事素簡公亦以清靜治或累日庭  
無公事酒官有爲專知所悖自言者公召詰之吏具言監  
官臧臯公曰是則然然上下之分不可亂也命杖之吏不

伏公立命械治獲其流辜將論決袒其背則有涅文爲皇帝萬歲四大字公笑曰是固有法命呼執箴者雜刺涅使不成文乃論如法明日闔郡士大夫悉來賀曰此素橫于鄉者前太守屢欲治而不能不謂公談笑間去此一害公曰法當然吾非有心者也春雨水溢將決圩田公力捍之而止上嘗以手札訪問公具以實奏秋大旱時公將去郡猶請于朝蠲租十餘萬斛既去累年後守偶閱公帑之籍見某年齋閣迎新供帳獨無一不存者怪而問之則公所留也因大歎服每以語人蓋公卒生洩官所至率常如此此特因事而顯耳復爲福建路轉運副使公所臨郡縣小有水旱必以聞至是泉州大旱而守利督租諱之公奏請募海舟廣糴以助民食由是米不翔貴臨安闕帥上命執政選有風力不阿權貴者爲之執政擬二人以進上獨指



公以爲可亟命召之先是公嘗以事過三山副總管曾覲  
先來謁公曰聞公之名久矣因自誦其詩數十篇且請公  
誦近作公辭以憂患廢忘時其亡而往報之及爲郎復嘗  
遇於客次覲詫數從官曰某人某人嘗辱來訪公獨見鄙  
何也公遜謝而已竟不往及將使閩部閣門官子弟有使  
本道而召還者以職事來謁公往報之延公便室則覲及  
從官數人皆在時方置酒公飲一卮辭腹疾而退於是翰  
林承旨亦以入直辭諸人皆有赧色覲大不樂公退謂諸  
子曰仕宦當自結明天子其次當由宰相安能俯首此曹  
以求進邪以故權貴多嫉公而召命竟不行改除兩浙西  
路得點刑獄公事時公年已六十餘矣性本剛介疾惡不  
能容人之過以故歷官任事多與物忤至是自度不能俯  
仰俗間上章丐閑不允得移浙東兩浙今號封畿多有力

者部使者例不案事公入竟受訴牒日數千紙一一親爲  
剖決所至決遣囚徒臺無留事至於糾剔愆違繩治姦墨  
或望風解印綬去常山令爲民所訟公素不輕案吏先面  
戒之而執法殿中者親黨多在其邑令事之素謹亟馳書  
求援其人卽論公前使閩時推行鹽筴非是今又欲逐令  
而使其親黨代之以此公至治所未十日而賜罷過建寧  
父老捧薰鑪以迎者夾道數里而浙東人亦至今稱思之  
然公益自知果不爲世俗所容乃復求爲祠官得主管武  
夷山冲佑觀秩滿復除知寧國府事朝命督行甚峻公不  
獲已單車引道行未數程復以言者追論前體究事且嘗  
面折泉守爲臯則又以冲佑祠官罷歸公性高簡不妄與  
人交居泉五十年杜門自守讀書奉親外無他爲中間乘  
貳車持使者節亦且十餘年訖未嘗以一事擾州縣太守

之賢者如宋公之才王公十朋周公葵皆高仰之待以異禮而公月不過一詣郡每留語談說道誼而已至是居間益無事唯讀書不輟客至觴酒論文道說古今唱酬詩什以相娛樂蒼顏白髮意氣偉然未嘗以留落不偶幾微見言面也前居喪哀毀得脾疾至是益侵然猶日誦書數卷既病則屏卻藥餌獨飲水以待終一日忽召所善前昭武守黃君維之新新安守石君起宗置酒臥內與訣既而劇談談笑歌呼如常時翌日遂不起時淳熙十年秋八月也年六十有八積官朝奉大夫其配李氏有賢德先公三十餘年卒今贈安人子男五人伯壽朝請郎權知道州軍州事伯成宣教郎新知福州閩清縣事伯詳將仕郎卒伯瑞迪功郎新漳州龍溪縣尉伯拱業進士當以公致仕恩補官女四人長適承奉郎知潮陽縣丞李讜次適進士李申

之繼室以其季俱早卒次適進士黃知白孫男五人充業  
進士育良尙幼餘未名孫女六人長及嫁餘尙幼公於書  
無不讀少治春秋有聲場屋間中年讀詩至鴛鴦之二章  
因悟比興之體閒爲子弟論說多得詩人本意故太常丞  
吳公棫來官泉州公聞其博通古學著書甚富日從之遊  
相與博約往復不倦吳公悅之請公序其論語十說今行  
於世謫居讀易數日一周手書程氏傳一通玩繹久之紙  
爲之弊其於子史百氏之書嘗過目者蓋皆略成誦也識  
慮高遠機警絕人少時聞朝廷奪劉光世軍更遣儒臣代  
將歎曰是必且敗事矣亟移書所知刑部侍郎曾公開請  
如唐罷馬燧郭子儀等故事擇其偏裨授以兵柄曾公然  
之將以白宰相未及而酈瓊等叛書已聞矣參知政事李  
安簡公亦忠肅公執友也罷政居會稽公往見之李公初

以通家子弟待公問曰子以老夫今日之罷爲何如公曰  
得失相半公問其故公曰公初附和議而終以弗合去豈  
非得失相半乎李公起握公手曰公晦爲不亡矣虜寇淮  
甸公以書抵樞密黃公論備禦方略因策虜有十敗且言  
其變必自中起書至不數日虜酋元顏亮果爲帳下所殺  
黃公以示諸公且報公曰何其策之明也會覲自福州召  
還公移書丞相陳福公爲言覲入必留留必爲善大正論  
之害其後亦皆驗公少從外舅李公學爲文得其指授之  
微意既長益從當世先達遊又日求其所未至刮磨灌漑  
以迄有成則其氣骨雄健而關鍵謹嚴波瀾浩漾而語意  
精切有非當世文士所及者李公每讀而歎曰吾文有傳  
矣故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及尙書左丞葉公夢得翰林汪  
公藻中書舍人張公嶸尙書郎新安朱公得其文皆愛重

之汪公尤歎賞每謂公曰今世綴文之士雖多而往往昧於體製獨吾子爲得之不懈則古人可及也然再試禮部輒不利三應博學宏詞科一旣入等而黜于中書遂不復應科舉而誨諸子甚力伯壽伯成皆及太夫人無恙時登進士第伯壽復中詞科而公晚歲始自次輯其文定爲三十有二卷藏于家今伯壽等將以明年七月丁酉葬公於泉州南安縣唐興鄉田豐里之雲臺山以熹嘗以先人之舊辱公知顧甚厚見使狀公行事以請志銘圖永久熹竊惟公孝友之行潔廉之操精敏之識雅健之文皆足以高一世而其吏事方略亦復過人遠甚蓋不厲威猛而人自畏服不爲一時小惠以干虛譽而其去思遺愛愈久愈深獨以蚤年未能深自晦匿不幸見知權臣辟咎得凶遂以中廢然當時識者固有以知其非公所欲其後誦言於朝

白公無辜者又多一時正人莊士且明天子亦既起公而任使之矣而自比年來殊無他端乃復重以前事橫遭口語乍起乍仆以沒其身既不得盡志竭才以布宣仁聖之德澤於遠邇而其壽命又不得究於高年是則豈不有命也夫故既歷敘其世家行事之詳而復具論其本末大致如此伏惟當世立言之君子幸賜采擇以垂永世謹狀淳熙十年十二月日具位朱熹狀

公諱弁字少章其先吳郡人中徙歙之黃墩唐末有諱古

僚者爲陶雅偏將以兵戍婺原因家焉其後世有隱德至奉直公始爲儒尤以沈默自將足迹未嘗至城市生五子公其次也幼穎悟讀書日數千言十歲能文既冠遂通六經百氏之書遊京師入太學補內舍生客食諸王家會景

迂晁公說之爲宮學教授一見其詩奇之與歸新鄭妻以  
兄女鄭介汴洛兩都之中一時故家遺俗蓋彬彬焉公游  
其間聞見日廣文章日進益厭薄舉子事遂不復有仕進  
意靖康之難家碎賊手南歸及淮甸光堯太上皇帝已承  
大統駐蹕揚州議遣使問兩宮安否而見大夫無敢行者  
公聞之慨然攘袂而起撫髀太息卽日奮身自獻闕下宰  
相以聞詔補修武郎借右武大夫吉州團練使充河東大  
金軍前通問副使且命之曰朕方俯同晉國用魏絳以和  
戎爾其遠效侯生御太公而歸漢公受命卽日與使者王  
公倫張廬誓衆直犯兵鋒以行實建炎戊申正月也行遇  
虜相黏罕于白水灤邀說甚切黏罕不聽使就館雲中餽  
餉如禮而實以兵守之公復屢與書具言用兵講和利害  
甚悉紹興壬子之歲虜忽遣宇文虛中來言和議可成當



擇使副一人詣元帥府受書歸報虛中欲二人探籌以決去留公正色曰此市道之所爲耳吾之來固自與以必死豈今日乃覲幸於先歸者哉願使長亟詣軍前受書歸報天子遂成兩國之好使吾君得以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如前日臨遣詔書本指則吾雖暴骨方外猶生之年也於是王公行有日公請焉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而有印則印亦信也公旣還朝無所事此願留見授使某不幸一有意外之辱得抱以死死不腐矣王公揮涕解以授公公受而懷之臥起未嘗不與俱也是時劉豫盜據京邑虜迫公仕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也公曰吾受命而北不受命而南且豫國賊吾常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而臣之哉吾有死耳不願歸之虜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公反從中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爲屈於是虜人亦知感

動復慰安之致禮如故久之復迫公換虜官公曰自古兵  
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換其  
官哉吾官受之本朝今日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  
且移書虜用事人邪律紹文等曰上國之威命朝以至則  
使人夕以死夕以至則朝以死又以書告訣於後使者洪  
忠宣公曰殺行人亦非細事吾曹不幸遭之亦命也命出  
於天其可逃哉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一日具酒食召雲中  
被虜士夫常所與往來者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  
寺之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且識其上曰有  
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淚緣睫不能仰視  
公獨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分諸君何悲也虜知公終  
不可屈遂不復強然公以使事未報憂憤得目疾其體鬱  
愁歎無慘不平之氣一於詩發之歲久成集號曰聘游虜

中名王貴人亦多遣其子弟就學公以此又得時因文字  
往來說以和好之利而碑版篇詠流行北方者亦甚衆得  
之者相誇以爲榮焉王公還朝太上聞公守節不屈因其  
再使使賚金銀綾絹爲賜歲在丁巳虜諸酋相繼死滅公  
陰使從者李發求得河陽人董考祥等密疏其事及虜中  
虛實使間行歸報曰此不可失之時也其後王公復歸又  
以公奉送徽考大行之文爲獻其詞有曰臣等猥以凡庸  
誤蒙選擇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絕黨殊鄰犯風霜於  
將老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消  
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太上讀之感涕詔官公親  
屬五人如故事別賜吳興田五頃顧丞相張忠獻公喻以  
密指曰歸日當以禁林相處也明年虜使烏陵思謀石慶  
充至詔公子拯及司馬倬入館見之仍許附以家書且賜

黃金三十兩以寄思謀等見楮稱公忠節嗟歎久之至以手加額云紹興癸亥約和已定公乃與洪忠宣公及歷陽張公邵皆得歸其事見洪公家書輜軒集今行於世入境傳旨促行者數輩至國門太上命中使梁璋引入便殿延見勞苦嘉歎再三公頓首謝且言曰臣聞人之所難得者時也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也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偶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則返梓宮次則迎太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肉白骨於已朽此皆知時知幾之明驗也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鑒未兆盟可守矣而詭詐之心宜默以待之兵可息矣而銷戢之術宜詳以講之且夷狄君臣上不奉若天道下不求合民心人怨神怒不知修省以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民而不恤民廣地而

不廣德此皆天助陛下中興之勢也若時與幾陛下既知之於其始圖惟厥終願陛下益留神焉太上納其言賜金帛甚厚公又以虜中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集書畫爲獻并上所著聘游集且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朱昭史抗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五臺僧真寶丁氏晏氏女闍進朱勳等死節事狀及故官屬姓名以進請加褒錄以勸來者太上高其節壯其志異其文俾易文資且有進用意詔曰朱某奉使歲久忠義守節理合優異特賜券金千緡而宰相秦檜方以講和爲功惡公言虜情悟上意奏以初補官換右宣教郎直祕閣主管佑神觀有司校公考十有七年應遷數官檜又尼之僅轉奉議郎明年四月六日遂以疾卒於臨安府白龜池之寓舍遺命歸葬故山不果則權厝西湖上智果院忠義之士莫不哀之公配晁氏與其

子鄭老皆死于兵再娶王公倫之女弟與晁氏皆封孺人子拯仕至宣教郎知撫州崇仁縣以卒女適里人王仔以公恩補承信郎孫勳早卒照未仕公之文慕陸宣公之爲者其氣質雄渾援据精博明白疎暢曲盡事理識者以爲深得其體於詩酷嗜李義山而詞氣雍容格力閑暇不蹈其險恠奇澀之弊聘游集凡四十二卷別有奏議一卷尙書直解十卷曲洧舊聞三卷續馮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皆藏於家熹先大父於公爲三從兄弟先子初登第時嘗往拜公溱洧之上公送以詩意寄甚遠其後先子仕於朝時公已在北方比南歸則先子不幸是歲已弃諸孤矣後六年熹始得拜公之殯而讀其遺文又三十有四年乃復得官浙中則公之殯猶在智果院也方將爲謀葬故而遽以臯逐今

密院檢詳尤公袤臨安帥守張公杓聞而悲之相與悉力  
經紀其事而太學錄張君體仁又爲得吉卜於

縣積

善峯之下書來曰將以某月某日葬公之柩而以王氏孺  
人祔焉熹竊惟國家承平百年所以遇士大夫者不爲不  
厚政宣以來公卿大臣荷國寵榮殊異優渥又有非前日  
比者一旦狂圖誤國招禍使君父蒙塵越在沙漠苦寒無  
人之地而一時遺臣賣國降虜之餘接迹於朝覲然相視  
乃無一人肯奔問官守者公以草野諸生平日未嘗沾一  
命之祿顧獨奮然出捐軀命請冒鋒鏑斧質之威以嘗不  
測之虜而守死不屈至于十有六年之久卒不汙虜僞官  
爵竟得復持漢節歸見天子其忠義大節終始凜然雖竹  
帛所書丹青所畫無以過之和議之成雖若不在其身而  
風喻從與蓋亦與有力焉而公不肯自以爲功還朝所建

皆遠謀至計不欲朝廷遂以目前所就爲安而必期有以致中興於異日者此其忠慮之深又與一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而遂宴安江沱以至於忘讐而辱國者蓋萬萬不侔矣上賴太上皇帝深照其衷前後褒嘉賜賚甚寵而不幸厄於權臣使不獲申其志以死豈非天哉今葬有日宜有銘刻以告于幽因訪其家得公外孫王炳所記行實一編參以舊聞第錄如右而敬以請於尤公伏惟幸哀而終惠之以覆賴其後人且詔太史氏筆削以爲萬世臣子忠義之勸謹狀

濂溪先生事實記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頤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公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生至一訊立辨衆口



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參軍移郴及桂陽令  
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縣事簽書合州判官事  
通判虔州事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  
呂正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未  
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旣葬上其印  
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先生朝命及門而  
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  
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  
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  
篇在南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  
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二  
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  
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

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  
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卽所謂河南二  
先生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  
苛刻吏無敢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  
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  
逵亦感悟囚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  
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  
違教命蓋不唯以抵辜爲憂實以汙善政爲耻也在合州  
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  
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讒先生趙公臨之甚威  
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  
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  
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

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必緩視徐按  
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病以  
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俸祿盡以  
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  
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終始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鬻  
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  
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  
於蓮華峯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  
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  
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曾中灑落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  
有取其言云淳熙六年六月乙巳後學朱熹謹記

伊川先生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

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明道

二年幼有高識非禮不動見語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

於春陵周茂叔先生見哲宗徽宗實錄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

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

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

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

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見文集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

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眾見呂氏童蒙訓舉進

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

輒推與族人見涪陵記義錄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

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按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學正先生固辭

公即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行言

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有四特立之操出群之姿

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  
以為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  
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迂  
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為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

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擇人元豐八年  
材薦數十人以父表第張載暨弟頤為稱首

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

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見哲宗徽宗實錄案温公

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家貧守節言必忠信

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

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

按胡文定公文集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

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

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

俾當勸講必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聰一正君心為天下福

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聰一正君心為天下福

真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教足以丕變

斯文又祖宗時起陳搏種放高風素節聞於天下揆頤之

賢搏放未必能過之頤思道則有搏放所不及知者觀其  
所學真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  
之才又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正論所以平治天下  
之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為問以下  
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  
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  
之不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况當天子十一月丁巳  
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

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見實錄先生再辭尋召

朱子 大全一文九十八 六一中華書局聚

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

粹早與其兄穎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頤

趨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又莫不翹首鄉風以觀朝廷

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繫

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

而使高賢得為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除宣

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為朝廷出矣

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

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

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

區區之誠尚有以為陛下言者願陛下下一召見之試以一

言問為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頤抱道養

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

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頤然非為頤也

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頤當之而

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喻將以為

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

三事其一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

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

請上左右內侍之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  
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  
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  
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  
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劉子三  
道

按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  
論事爲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

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

見實錄

先生再辭而後

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略

如此乞今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

輔上德

見文集

五月差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

子監條制

見實錄

先生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

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  
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

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

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見文集舊實錄云禮

部尚書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

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

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

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

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旣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

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卽令講官輪

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

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

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

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

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



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

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

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

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楊時曰仕道與祿仕不同常

兼數局如鼓院染院之數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為

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

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

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

受人不以為非而先生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

之辭人亦不以為是也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

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

讀為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為修展邇英

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  
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  
之意不過以尊君為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為是

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

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集而其為

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

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

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

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

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

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見胡氏論語詳說而哲

宗亦嘗首肯之見文集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

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

居見語錄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

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

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為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

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見邵氏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

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

海則天下幸甚見語錄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

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見馬永卿

議語錄且云溫公聞之亦不悅或云恐無此事

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

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

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皆勿

復避見語錄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

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

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

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集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

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

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

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

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乎見語錄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

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

往見龜山語錄或云恐無此事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

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

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

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讐與其黨類巧為謗詆見龜山語

錄王公繫年錄呂申公家傳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

又按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

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

赦才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

以鄙語戲程頤眾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

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為

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  
令其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醇夫輩食素秦黃輩  
食肉又鮮于綽傳信錄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  
諫官破蔬饌然以龕糲遂輪為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初  
崇政殿說書程正叔以食肉為非是議為素食眾多不從  
一日門人范醇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內翰蘇子瞻因以鄙  
語戲正叔正叔錄云門人朱公揆輩街之遂立敵矣是後蔬饌  
亦不行又語錄云時呂申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于伊川  
進退入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詆之又曰朝廷欲以游  
酢為某官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  
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又按劉諫議  
盡言集亦有異論劉非蘇黨蓋不相知耳 一日赴講會

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  
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  
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  
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儉  
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  
口間亂以償恩讐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  
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

見舊實錄又文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仲為

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呂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  
 大防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  
 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意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忠良  
 晚乃自以為小人所給憤鬱嘔血而死按舊錄固多妄然  
 此類不為無據新錄皆刪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  
 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士皆謂得入實為稀闊自  
 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入實為稀闊自  
 事而纔及歲餘即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  
 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  
 者非為欺罔以誤聖聰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  
 故其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日入朝與人相接不為  
 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  
 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  
 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  
 伏頤之賢乃是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  
 如頤之賢乃是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  
 望頤也臣久欲為頤一言懷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  
 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  
 若復召頤勸講必有所憾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  
 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

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辜罷則所授官不當

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

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王公

繫年

錄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遂除直秘

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

非毀頤竟為蜀黨所擠今又適軾弟轍執政財進先生再稟便云但恐不肯靖簾中入其說故頤不復得召先生再

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見文集而監察御史重燉逸奏以

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見舊錄未拜以疾

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

不就見文集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

編管見實錄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

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

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見語錄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

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

任便居住制見曲還洛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十月復

通直郎權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

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焯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

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

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云此除乃李

邦直范彝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前此未嘗

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西監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

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臯罰而敘復過優已追所復

復過優亦未詳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者追毀出身以來文

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

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

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見語錄五年復

宣義郎致仕見實錄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

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覲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

以授尹焯張繹尹焯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



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見語錄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錄實於疾革

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

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

云非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奠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

日能使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

之則予不得讓焉見語錄侯仲良曰朱公揆見明道于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

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

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

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蚤死不及用先生既沒昔之

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先生既沒昔之

門人高第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

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

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於言動事為之間

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為矯異不為狷介寬猛合宜莊重  
 有體或說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故衣雖紬  
 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  
 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給內外親族八十  
 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  
 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陝  
 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  
 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  
 無利也遂止伊川先生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權利多  
 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  
 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  
 平則鹽易洩人入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  
 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溫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  
 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  
 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以輕改也公不  
 然之既改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  
 矣

### 外大父祝公遺事

外家新安祝氏世以貲力順善聞於州鄉其邸肆生業幾  
 有郡城之半因號半州祝家有諱景先者號二翁尤長者  
 元祐黃太史嘗贊其畫像廣幅全身大書百許字詞甚瓌

瑋經亂而逸熹少時見外大父猶能頗誦其語至諸舅則皆已不復記憶矣二翁諸子皆讀書外大父其第二子也諱確字永叔特淳厚孝謹少時聞父母將爲謀婚逃避累日家人驚索得之猶涕泣不能已問其故則曰審爾則將不得與父母昆弟蚤夜相親矣親喪廬墓下手植名木以千數率誦佛書若干過乃植一本曰有常課比終制而歸則所植已鬱然成陰矣一兄一弟先後死熙河皆親往致其喪往反徒步不啻萬里所舍輒悲號上食如禮夜寢柩旁不忍跬步離去路人皆爲歎息諸弟求析其產公爲涕泣曉譬不能奪時四妹猶未行而諸弟得財皆散去不復顧公獨罄己貲以遣之其一歸同郡汪公勃汪公後登二府終身德公不能忘人兩賢之歲大疫親舊有盡室病臥者人莫敢闖其門公每清旦輒攜粥藥造之徧飲食之而

後反日以爲常其他濟人利物之事不勝計雖傾貲竭力無吝色鄉人高其行學試又多占上列郡博士請錄其學事時三舍法行士子無不繇庠序以進公從容其間若無所爲而後生得所矜式咸敬服焉熹先君子於時亦爲諸生年甚少未爲人所知公獨器重以女歸之後卒以文學致大名世乃以公爲知人方臘之亂郡城爲墟鄉人有媚事權貴者挾墨敕徙州治北門外以便其私而所徙窳下潦漲輒平地數尺衆皆不以爲便將列其事以訴諸朝者餘二千人而莫敢爲之首公奮然以身任之其人忿疾復取特旨坐公以違御筆之辜公爲變姓名崎嶇逃遁猶下諸路迹捕不置如是累年時事變更羣小破散然後得免而州治亦還故處鄉人至今賴之而公之家貲事力不能復如往時矣然終不以爲悔也比其晚歲生理益落而好

施不少衰年八十三以終娶同郡喻氏亦有賢行生二男  
一女伯舅莘娶張氏其先以治獄有陰功王宣徽拱辰所  
傳張佛子者也次卽先夫人德性持似公其行事自見家  
傳叔舅嶠少敏悟有文長從先君子遊聞伊洛之風而悅  
之然求舉輒不利喻夫人及伯舅旣先卒叔舅後公十餘  
年亦卽世今唯伯舅之子康國居建之崇安叔舅之孫回  
居劔之尤溪而康國二子已總髮能誦書矣熹惟外大父  
之淳德高行先人後己其誠心所格固宜有後而康國母  
家所積之遠又如是天之報施其將在於此乎竊敢陶公  
作孟府君傳及近世眉山蘇公亦記程公遺事不勝凱風  
寒泉之思因書此以遺康國使藏于家時出而訓習之以  
厲其子孫又記嘗聞先夫人說第四外叔祖豪俠不羈蚤  
從黃太史遊黃公謫黔中因以客從黃公賢之爲更名林

宗而字之曰有道與之諷詠書札甚多今皆不存獨所為書柳如京皇考志世或傳其墨本姓字尙可見耳先夫人及叔舅少時猶及見其道說黃公言行甚詳酒酣悲歌感慨淒切絕不類世俗音調問其所以則曰黃公之遺聲也此事外家兄弟亦少聞者因附記于此云  
熹既敘此事將書以遺濟之第未果而濟之復以疾不起其二子丙癸相從於建陽因書昇之俯仰今昔  
為之流涕不能已慶元戊午臘月既望書

劉子和傳

劉子和者江南人名某五世祖式仕太宗朝為某官國史有傳夫人陳氏有賢行遠識子孫多為聞人海陵胡瑗先生所為紀墨莊者也至子和之父某官稍不遂然亦好學脩飭能守其家娶長垣趙氏實吳興孫侔先生外孫女讀

書能文生子子和爲人廉靜寡欲敦重少言而和易端粹不爲崖異之行其家居孝友尤篤也自少卽以經學文行知名中進士第調吉州戶掾邵武尉皆能其官更調贛州教授還家待次益以諸經自課日求其所未至者蓋自音讀訓詁先儒之說以及近世先生長者之論無不該貫及至官視其學故有趙清獻公祠後廢而生祠郡守部刺史至五六人子和曰趙公與濂溪先生法皆當得祠者今或廢於已舉或初未嘗立也彼紛紛者果何爲哉命悉撤去而更爲二公之祠諸生請曰趙公則聞耳矣敢問濂溪何人也子和具告之故且出其書使之讀之諸生固已風動於是子和又益推本其說以發明六經論孟之遺意晨入寓直之舍諸生迭進問事子和諄諄辨告如教子弟至暮乃罷日以爲常其教大抵以讀書窮理爲先持敬脩身

爲主曰此古人爲己之學也至於學官程課有不可廢者其命題發端必依於是而出焉於是學者益知所向其言行小不中理服飾小不中度必規正之課試之文以老佛論道以管商議政忘讐耻徇時俗者皆弃不錄於是學者又知所懲其於有司之事所以謹出內室罅漏者亦皆精審嚴密間斥其贏以市圖史至若干卷視諸生老者優禮之貧者周給之疾病者與之藥死喪者加之賻所以恩勤之者甚備至於進退取舍之間則必考行能視次第稽諸公論而未嘗有所私也以故諸生之事子和如事父兄服習其教而守行之俗爲一變其浮惰不事學者往往引去或亦悔前所爲而革心自新焉郡縣吏皆恠以謂學官弟子比無入官府辯訟請謁者父老皆喜以謂吾家子弟比無荒嬉惰游還家覓錢叫呼犯上者以至士大夫家亦爭



遣子弟來入學贛之人至咨嗟相與言曰吾邦自李先之  
教官迨今七八十年乃復得劉君耳今翰林承旨周必大  
聞之爲記其說於聽事之壁子和旣去改宣教郎遭繼母  
喪以卒故諸生哭之皆失聲益相與尊其言信其道守其  
法不變去而從其弟清之以卒業者亦數人子和平日閉  
戶讀書不甚與人接雖名士亦不強附而搢紳先生多慕  
與交國子祭酒蕭之敏嘗以經行氣節薦於朝成都劉焯  
稱之曰國朝鉅人門戶一再世凋落者何可悉數惟劉氏  
自太宗時歷嘉祐元祐盛際莫不有人逮子和兄弟世數  
益遠而家法益峻忠厚雍睦之風不墜求之故家能如是  
者少矣及卒丹稜李燾書其墓曰孝敬劉君而廣漢張栻  
爲刻銘納壙中是數君子者蓋或未嘗識子和也新安朱  
熹曰自周之衰司徒樂正之官廢爲士者未嘗知有學也

士未嘗學而強使教焉則其所以教者可知已予亦不及  
識子和而識其第且得贛諸生所記讀之觀其所以脩於  
身行於家者而知其所以教於學者有餘矣使得其年究  
其施則其所立豈可勝道哉為之掩卷太息因剟其大者  
著于篇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八

侯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其以幸始請生矣文得夫環益味與算其言計其畫中其

問文錄請其歸依事文聖平味體志為宜遂揭數錄其

序官錄今于八十年代始請隆德厚令備精承昔所次大

對子集來人學錄文入至各勤詳與言曰吾將自奉其文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九

公移

知南康榜文

當職久以疾病退伏里閭比蒙誤恩假守茲土懇辭不獲扶曳而來到任之初伏自惟念聖天子所以搜揚幽隱付畀民社之意固將使之宣明教化寬恤民力非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而已顧雖不能其敢不勉今有合行詢訪勸諭事件下項

一本軍土瘠民稀役煩稅重前後長吏非不欲多方措置寬卹民力實緣上供官物既已浩瀚軍用所資亦復不少只得逐急了辦目前更無餘力可以議此是致民力日困無復安土樂生之心深可哀憐安忍坐視今恐管下士人父老僧道軍民諸色等人有能知

得利病根原次第合作如何措置可以寬卹並請子  
細開具著實事狀不拘早晚赴軍披陳切待面加詢  
問審實相度多方措置庶幾戶口歲增家給人足有  
以仰副聖天子愛養元元之意

一本軍民俗號稱淳厚廷少諍訟獄少係囚及按圖經  
命事前代有太中大夫司馬暘司徒從事中郎司馬延義  
書琪宜春縣令熊仁瞻皆以孝行顯名及至國初又有義  
畏吳門洪氏亦以累世義居婺婦陳氏守節不嫁遂蒙太  
井史宗皇帝賜以宸翰寵以官資旌表門閭蠲除徭役此  
當深足見其風俗之美非他郡之所及又况天性人心不  
易之理在昔既有今豈無之患在師帥不良不加敦  
勸是致頽靡日陷偷薄今請管下士民鄉鄰父老歲  
時集會並加教戒間或因事反復丁寧使後生子弟

咸知修其孝弟忠信之行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  
長上敦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庶幾  
風俗之美不愧古人有以仰副聖天子敦厚風俗之  
意

一本軍背負羌廬前据彭蠡地勢雄秀甲於東南禹跡  
所經太史所遊有聖賢之遺風下逮東晉陶氏則長  
沙靖節祖孫相望爰及聖朝劉氏則屯田祕丞父子  
相繼皆有德業著在丹青宜其風聲氣俗猶有存者  
後來之秀接踵比肩而比年以來士風衰弊而學校  
養士不過三十人大比應書人數亦少雖講道修身  
之士或未必肯遊學校入場屋然詢於物論以求物  
外之英豪則亦未聞卓然有可稱良由長民之吏未  
嘗加意使里閭後生無所從學以至於此今請鄉黨

父兄各推擇其子弟之有志於學者遣來入學陪廚待補聽講供課本軍亦一面多方措置增置學糧當職公務之餘亦當時時詣學與學官同共講說經旨多方誘掖庶幾長材秀民爲時而出有以仰副聖天子長育人材之意

右出榜星子都昌建昌縣并市曹曉諭管下士民父老等請詳前項事理逐一遵稟仰副聖朝愛民敦化之美意并牒三縣照會及別給印榜每縣各一百道委巡尉分下鄉村張掛不得隱匿并牒軍學教授請從長相度合如何增添贍學錢糧修立課試規矩開具回報切待措置施行

又牒

頭同南康勝文但改寬郵民力爲敦厲風俗合行詢訪勸諭爲合行詢究

一晉侍中太尉長沙陶威公興建義旗康復帝室勤勞

忠順以沒其身今按圖經公始家鄱陽後徙尋陽見有遺跡在本軍都昌縣界及有廟貌在本軍城內及一都昌縣水旱禱禳皆有感應未委上件事迹是與不是詣實

一晉太傅廬陵謝文靖公始自隱淪已推時望及登宰輔優有武功今按圖經公始封建昌卽本軍之建昌縣未審本縣曾與不曾建立祠宇

一晉靖節徵士陶公先生隱遯高風可激貪懦忠義大節足厚彝倫今按圖經先生始自柴桑徙居栗里其地在本軍近治三十里內未委本處曾與不曾建立祠宇

一按圖經建昌縣有陳太中大夫司馬暉司徒從事中郎司馬延義皆以孝行見於陳書有墓在本縣界又

有唐宜春縣令熊仁贍亦以孝行旌表門閭未委其墓及唐朝所表門閭有無損壞

一按圖經白鹿洞學館雖起南唐至國初時猶存舊額後乃廢壞未委本處目今有無屋宇

一按圖經建昌縣義門洪氏本以累世義居婺婦守節嘗蒙太宗皇帝賜以宸翰寵以官資旌表門閭蠲除徭役未委其家目今有無子孫依舊義居所藏御書見作如何崇奉所表門閭曾與不曾修葺

一濂溪先生虞部周公心傳道統爲世先覺熙寧中曾知本軍未委軍學會與不曾建立祠貌

一西澗先生屯田劉公避世清朝高蹈物表其子祕丞公亦以博聞勁節見知於故司馬文正公與修資治通鑑而所著十國紀年通鑑外紀又自別行於世故



黃門蘇文定公嘗以冰清玉剛比其父子而鄉人因以冰玉名其所居之堂今按圖經西澗舊有劉居士庵及訪聞城西能仁寺側有劉公墓及太史范公所撰祕丞墓碣獨冰玉堂無所登載未審其墓是與不是的實庵堂墓碣曾與不曾損壞

一訪聞故贈諫議大夫陳忠肅公會居本軍未委日前有何遺跡

一竊恐本軍更有前代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圖經文字有失該載及目今見有似此之人或山林之間科舉之外別有懷材抱藝守道晦迹之士亦合廣行詢訪有無遺逸

右牒教授楊迪功司戶毛迪功請詳逐項事理廣行詢究取見詰實逐一子細條具回申以憑稽考別行措置仍榜

客位遍呈寄居過往賢士大夫恐有知得本軍上件事迹  
詳細切幸特賜開諭及榜示市曹仰居民知委如有知得  
上件事迹詳細之人仰子細具狀不拘早晚赴軍衙申說  
切待併行審實措置施行淳熙六年四月日榜

白鹿洞牒

契勘本軍廬山白鹿洞書院於國朝會要本軍圖經記文  
石刻元係唐朝李賓客渤隱居舊有臺榭環以流水雜植  
花木爲一時之勝南唐昇元中因建學館買田以給諸生  
學者大集乃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爲洞主掌其教授至  
本朝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嘗  
數十百人望賜九經書使之肄習詔從其請俾國子監給  
以印本仍傳送之七年又以洞主明起爲蔡州襄信縣主  
簿七年始置南康軍遂屬郡境至祥符初直史館孫冕請

以爲歸老之地及卒還葬其所其子比部郎中琛復置學館十間書白鹿洞之書堂六字揭於楹間以教子弟四方之士願就學者亦給其食當塗郭祥正實爲之記後經兵亂屋宇不存其記文石刻遂徙置軍城天慶觀昨來當職到任之初卽嘗詢訪未見的實近因接視陂塘親到其處觀其四面山水清邃環合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真群居講學遯迹著書之所因復慨念廬山一帶老佛之居以百十計其廢壞無不興葺至於儒生舊館只此一處既是前朝名賢古迹又蒙太宗皇帝給賜經書所以教養一方之士德意甚美而一廢累年不復振起吾道之衰旣可悼懼而太宗皇帝敦化育材之意亦不著於此邦以傳於後世尤長民之吏所不得不任其責者其廬山白鹿書院合行修立云云

示俗

孝經云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謂依時及節謹身節用謂不

作非違不犯刑憲節用以養父母人能行此三句之事則

謂省使儉用不妄耗費用以養父母身安力足有以奉養其

父母使快樂此庶人之孝也庶人謂百姓也能行此四

母安穩快樂此庶人之孝也句之事方是孝順雖是父母

不存亦須如此方能保守父母產業不至破壞乃為孝順

若父母生不能奉養父母亡不能保守便是不孝之

責明為官法所誅不可不深戒也

以上孝經庶人章正文五句係先聖至聖文宣王所

說奉勸民間逐日持誦依此經解說早晚思惟常切

遵守不須更念佛號佛經無益於身枉費力也

曉諭兄弟爭財產事

照對禮經凡為人子不蓄私財而律文亦有別籍異財之

禁蓋父母在上人子一身尚非自己所能專有豈敢私蓄

財貨擅据田園以為己物此乃天性人心自然之理先王

制禮後王立法所以順之而不敢違也當職昨來到任之初詢訪民俗考按圖經曾以司馬大夫司馬中郎熊縣令洪義門孝行義居事跡勸諭士民務修孝弟忠信之行入事父兄出事長<sub>上</sub>敦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庶幾有以仰副聖天子敦厚風俗之意今已累月而誠意不孚未有顯効比閱詞訴有建昌縣劉琬兄弟都昌縣陳由仁兄弟並係母親在堂擅將家產私下指撥分併互相推託不納賦稅爭論到官殊駭聞聽除已行下建昌縣及索到陳由仁等指撥關約盡行毀抹當廳說諭令劉琬陳由仁與其兄弟依舊同居共財上奉母親下率弟姪協力家務公共出納輸送官物外竊慮管屬更有似此棄違禮法傷害風教之人而長吏不能以時教訓糾禁上負承流宣化之責內自循省不勝恐懼今檢坐條法指揮下項

須至曉諭者

準律云云

右除已出榜市曹并星子縣門都昌建昌縣市張掛曉示  
人戶知委如有祖父母父母在堂子孫擅行違法分割田  
產析居別籍異財之人仰遵依前項條法指揮日下具狀  
將所立關約赴官陳首毀抹改正侍奉父母協和兄弟同  
管家務公共出納輸送官物不得拖欠如不遵今來約束  
却致違犯到官之人必定送獄依法斷辜云云淳熙六年  
八月日榜

勸農文

當職久處田間習知穡事茲忝郡寄職在勸農竊見本軍  
已是地瘠稅重民間又不勤力耕種耘耨鹵莽滅裂較之  
他處大段不同所以土脉疎淺草盛苗稀雨澤稍愆便見

荒歉皆緣長吏勸課不勤使之至此深懼無以下固邦本  
仰寬顧憂今有合行勸諭下項

一大凡秋間收成之後須趁冬月以前便將戶下所有  
田段一例犁翻凍令酥脆至正月以後更多著遍數  
節次犁耙然後布種自然田泥深熟土肉肥厚種禾  
易長盛水難乾

耕田之後春間須是揀選肥好田段多用糞壤拌和  
種子種出秧苗其造糞壤亦須秋冬無事之時預先  
剗取土面草根噉曝燒灰旋用大糞拌和入種子在  
內然後撒種

一秧苗既長便須及時趁早栽插莫令遲緩過却時節  
一禾苗既長稈草亦生須是放乾田水子細辨認逐一  
拔出踏在泥裏以培禾根其塍畔斜生茅草之屬亦

須節次芟削取令淨盡免得分耗土力侵害田苗將來穀實必須繁盛堅好

一山原陸地可種粟麥麻豆去處亦須趁時竭力耕種務盡地力庶幾青黃未交之際有以接續飲食不至

飢餓

一陂塘之利農事之本尤當協力興修如有怠惰不趁時工作之人仰衆列狀申縣乞行懲戒如有工力浩瀚去處私下難以糾集卽仰經縣自陳官爲修築如縣司不爲措置卽仰經軍投陳切待別作行遣

一桑麻之利衣服所資切須多種桑柘麻苧婦女勤力養蠶織紡造成布帛其桑木每遇秋冬卽將旁生拳曲小枝盡行斬削務令大枝氣脉全盛自然生葉厚

大饒蠶有力



一大凡農桑之務不過前項數條然鄉土風俗亦自有不同去處尙恐體訪所未盡更宜廣詢博訪謹守力行只可過於勤勞不可失之怠惰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經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此皆聖賢垂訓明白凡厥庶民切宜遵守右今印榜勸諭民間各請體悉前件事理父兄教誨子弟子弟遵承教誨務敦本業耕耘收斂以養父母毋或惰遊賭博喫酒妨廢農桑庶幾衣食給足禮義興行感召和平共躋仁壽淳熙六年十二月日

勸農文

竊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農此自然之理也若夫農之爲務用力勤趨事速者所得多不用力不及時者所得少此亦自然之理也本軍田地磽塉土肉厚處不及三

五寸設使人戶及時用力以治農事猶恐所收不及他處而土風習俗大率懶惰耕犁種蒔既不及時耘耨培糞又不盡力陂塘灌溉之利廢而不修桑柘麻苧之功忽而不務此所以營生足食之計大抵疎略是以田疇愈見瘦瘠收拾轉見稀少加以官物重大別無資助之術一有水旱必至流移下失祖考傳付之業上虧國家經常之賦使民至此則長民之吏勸農之官亦安得不任其責哉當職久在田園習知農事到官日久自覩斯弊恨以符印守不得朝夕出入阡陌與諸父兄率其子弟從事於耘鋤耒耜之間使其婦子含哺鼓腹無復飢凍流移之患庶幾有以上副聖天子愛養元元夙夜焦勞惻怛之意昨去冬嘗印榜勸諭管內人戶其於農畝桑蠶之業孝弟忠信之方詳備悉至諒已聞知然近以春初出按外郊道傍之田猶有

未破土者是父兄子弟猶未體當職之意而不能勤力以趨時也念以教訓未明未忍遽行笞責今以中春舉行舊典奉宣聖天子德意仍以舊榜并星子知縣王文林種桑等法再行印給凡我父兄及汝子弟其敬聽之哉試以其說隨事推行於朝夕之間必有功效當職自今以往更當時出郊野巡行察視有不如教罰亦必行先此勸諭各宜知悉

勸諭築埂岸

今曉示農民火急趁此未耕種之際遞相勸率各將今秋田畝開濬陂塘修築埂岸毋至後時追悔毋及二月日榜勸諭救荒

契勘本軍管內久闕雨澤祈禱未應田禾已有乾損去處皆由長吏不明政刑乖錯致此災殃永念厥愆實深悼懼

除已具申朝省及諸監司乞行寬恤賑濟及檢計軍倉兩縣常平米見管萬數不少又已多方招邀米舡日近出糶仍兌借諸色錢往外州循環收糶準備賑濟况朝廷愛民如子聞此災傷非晚必有存恤指揮將來決然不至大段狼狽今有預行勸諭將來事件下項

一本軍日前災傷人戶多致流移一離鄉土道路艱辛往往失所甚者橫有死亡拋下墳墓田園屋宇便無人爲主一向狼籍至今遺迹尙有存者詢問來歷令人痛心况今淮南湖北等路亦不甚熟捨此往彼等是飢餓有何所益今勸人戶各體州縣多方救恤之意仰俟朝廷非常寬大之恩各且安心著業更切祈禱神明車戽水漿救取見存些少禾穀依限陳訴所傷田段頃畝聽候官司減放稅租賑濟米斛不可容

易流移別致後悔

一今勸上戶有力之家切須存恤接濟本家地客務令足食免致流移將來田土拋荒公私受弊

一今勸上戶接濟佃火之外所有餘米卽須各發公平廣大仁愛之心莫增價例莫減升斛日逐細民告糴卽與應副則不惟貧民下戶獲免流移飢餓之患而上戶之所保全亦自不爲不多其糴米數多之人官司必當施行保明申奏推賞其餘措借出放亦許自依鄉例將來填還不足官司當爲根究如有故違不肯糴米之人卽仰下戶經縣陳訴從官司究實

一今勸貧民下戶旣是平日仰給於上戶今當此凶荒又須賴其救接亦仰各依本分凡事循理遇闕食時只得上門告糴或乞賒借生穀舉米如妄行需索鼓

衆作鬧至奪錢米如有似此之人定當追捉根勘重  
行決配遠惡州軍其尤重者又當別作行遣

一早禾已多損旱無可奈何只得更將早田多種蕎麥  
及大小麥接濟食用

曉諭逃移民戶

檢會趙知軍任內訪聞本軍三縣民貧年穀稍不登熟  
往往捨墳墓離鄉并轉移之他者非其本心逃移未出  
境而豪右請佃之狀已至縣司其弊多端或止押狀而  
無戶帖或挑請因而冒耕者或計會鄉司作逃移多年  
而免科例者或有戶帖而官無簿者或免科例限滿而  
詭名冒請者或有強占而人不可誰何者所有都分之  
內遞相容蔽遂至租稅皆無稽考及其陳狀歸業鄉司  
邀阻及上戶強占百般沮難淹留歲月無以自明又復

棄之而去深可矜卹已散榜管下縣分元給曉諭切慮  
文榜沉匿合行再給文榜曉諭

右今印榜曉示逃移民戶具狀赴使軍陳訴切待追人根  
究施行各令知委

減木炭錢曉諭

近據人戶陳訴木炭折錢太重遂行申請乞行均減今  
準提點鑄錢衙委官考究科敷輕重及水程近遠特行  
裁減自淳熙七年爲始數內建昌縣每科元科錢貳佰  
陸拾文省今裁減錢四十文省實納錢二百二十文省  
除已出榜縣市曉示人戶知委外竊恐鄉村人戶未能  
通知須至散榜曉示者

右出榜建昌縣管下鄉村曉示人戶知委据戶下合納木  
炭斤秤依今來減定實錢送納如本縣鄉司人吏輒敢過

數催科卽仰人戶徑赴本軍陳訴切待追人根勘斷勒各令知委

夏稅牌由

契勘人戶遞年送納夏稅和買本色折帛錢多是無憑照應合納數目是致送納或多或少及有人戶在約束前已納之數當來亦無照憑兼下戶不成端正之數依已降指揮每尺納錢一百文足已行下星子都昌建昌縣每戶置立牌由分明開說某圖某都人戶合納夏稅折帛和買紬絹各若干給付人戶收執須管於省限內盡數具鈔同牌由赴場照數送納如不賣牌由同鈔前來定不交受其有人戶在今來約束以前赴所屬送納者亦仰給付牌由數內若有少欠仰人戶照牌由數目依數納足須至曉諭

受納秋苗曉諭



檢會趙知軍任內契勘星子都昌建昌縣每年受納人戶秋苗所收水脚雇舡起綱頭子市例等錢數多是人戶輸納重有所費深屬不便使軍今將三縣人戶應合納秋苗每正米一石收雇舡水脚起綱頭子并專斛市例總減作六百七十文足其勘合促零錢係照鈔收納除外並不得多交民戶一文竊慮合千人依前例外非理巧作名目別行乞覓錢米已散榜管下縣分曉諭切慮元給文榜沉匿合行再給文榜曉諭者

右除已再牒受納官常切鈐束外今立賞錢三十貫文出榜縣管下要關處張掛曉示人戶知委自今後應輸納戶下米斛每正米一碩除前項立定雇舡起綱市例錢六百七十文足并隨鈔收勘合促零錢外不許例外乞覓民戶一文如有合千人依前例外非理巧作名目別作乞錢米

之人不拘多寡許人戶經官陳告將犯人根究依條斷勘  
罪追賞施行的不虛示各令知委

減秋苗

照對本軍去年交納人戶秋苗每一石正米連省耗加耗  
共計一石七斗六勝今年冬米許人戶從便赴軍倉交納  
今於去年所納數上每一石更與減米一斗合行曉示者

曉示人戶送納秋苗

契勘管屬都昌建昌縣遞年所納人戶秋苗並係起發上  
供之數緣是上戶攬子等人把持縣道兜收在己與公吏  
通同作弊拖延不納窺伺縣道窘束全無措置即將下等  
糶米以應副預借爲名動欲減饒合數唯是循良細民各  
縣却復倍收加耗高量斛面多端邀阻及勒令折錢將收  
到水脚錢等侵移使用緣此起發綱運大段遲滯且又欠

折不足事繫利害今照淳熙六年苗米起催在卽若不預  
行措置定致上供轉見拖壓細民愈受重困今相度欲互  
差都昌建昌縣官前去各縣受納與減加耗糜費之類令  
人戶自行打盪斛面不得阻節如有諸鄉人戶情願赴軍  
倉輸納苗米並聽從便重與優加裁減務使樂輸及行下  
約束都昌建昌縣不許預借官物如有不遵約束輒將米  
斛預借縣道本軍將來並不理爲納過之數本軍除已具  
申諸監司照會外須至曉示

曉示科賣民戶麴引及抑勒打酒

良勤會民間吉凶會聚或修造之類若用酒依條聽隨力  
賒沽買如不用亦從其便並不得抑勒今訪聞諸縣并佐  
官廳每遇人戶輒以承買麴引爲各科納人戶錢

物以至坊場違法抑勒人戶打酒切恐良民被害婚葬

造作失時須至約束

右今印榜曉示民戶知委今後如遇吉凶聚會或修造之類官司輒敢科買麴引或酒務坊場抑勒買酒並仰指定見證具狀徑赴使軍陳告切待拘收犯人根勘依條施行

約束科差夫役

訪聞管下諸縣以和雇爲各科差夫力應副過往官員修造舡扛諸般役使以至縣官出入公幹亦令保正長關喚夫力荷轎擔擎有妨農業甚者至令陪貼錢物爲害尤甚除已行下約束外如更有似此去處仰被擾人戶徑赴本軍投訴切待依法重作施行

約束差公人及朱鈔事

應今後本縣違法輒差公人下鄉追擾許人戶赴軍陳訴定追犯人重斷

應軍縣倉庫送納過人戶錢米經日不得朱鈔仰人戶赴軍陳訴定追犯人勘斷當官給還應人戶二稅如已送納獲鈔而本縣重疊追擾許人戶執鈔赴軍陳訴定追承行鄉司等人重斷勒罷

社倉事目勅命并跋語附

宣教郎直祕閣新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今具社倉事目如後

一逐年十二月分委諸部社首保正副將舊保簿重行編排其間有停藏逃軍及作過無行止之人隱匿在內仰社首隊長覺察申報尉司追捉解縣根究其引致之家亦乞一例斷罪次年三月內將所排保簿赴鄉官交納鄉官點檢如有漏落及妄有增添一戶一口不實卽許人告審實申縣乞行根治如無欺弊卽

將其簿紐算人口指定米數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候支貸日將人戶請米狀拖對批填監官依狀支散

一逐年五月下旬新陳未接之際預於四月上旬申府

乞依例給貸仍乞選差本縣清強官一員人吏一名

糾子一名前來與鄉官同共支貸

一申府差官訖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支散先遠後近一日

具條一都曉示人戶產錢六百文以上及自有各依日限具

宜狀狀內開說大結保每十人結為一人同保均備取保

十人以下不正身赴倉請米仍仰社首保正副隊長

後大保長並各赴倉識認面目照對保簿如無偽冒重

熟入疊即與簽押保明其社首保正等人不聽其日監官同

鄉官入倉據狀依次支散其保明不實別有情弊者

事許人告首隨事施行其餘即不得妄有邀阻如人戶

不願請貸亦不得妄有抑勒

一收支米用淳熙七年十二月本府給到新漆黑官桶

及官斛每桶受米五省半仰斛子依公平量其監官鄉官人

一從逐廳只許兩人入中門其餘並在門外不得近前

挨拶攙奪人戶所請米斛如違許被擾人當廳告覆

一重作施行

一豐年如遇人戶請貸官米即開兩倉存留一倉若遇

飢歉則開第三倉專賑貸深山窮谷耕田之民庶幾

豐荒賑貸有節

一人戶所貸官米至冬納還不得過十月下旬先於十月上旬

定日申府乞依例差官將帶吏斛前來公共受納兩

一平交量舊例每石收耗米二斛今更不收上件耗米

又慮倉敖折閱無所從出每石量收三升準備折閱

及支吏胥等人飯米其米正行附曆收支

一申府差官訖即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交納後先近

一都日仰社首隊長告報保頭保頭告報人戶遞相糾

一率造一色乾硬糙米具狀同保共為一狀未足不得

同保均赴倉交納監官鄉官吏胥等人至日赴倉受

納不得妄有阻節及過數多取其餘並依給米約束

一施行其收米入吏斗子要知首尾

一收支米訖逐日轉上本縣所給印曆事畢日具總數

申府縣照會

一每遇支散交納日本縣差到人吏一名胥子一名社

倉算交司一名倉子兩名每名日支飯米一斗約半

一發遣裹足米二石共計米一十七石五斗又貼書一

名貼斗一名各日支飯米一斗約半發遣裹足米六



斗共計四石二斗縣官人從七名鄉官人從共一十  
名每名日支飯米五升計共計米八石五斗已上共  
計米三十石二斗一年收支兩次共用米六十石四  
斗逐年蓋牆并買藁薦修補倉廩約米九石通計米  
六十九石四斗

一 排保式某里第某都社首某人今同本都大保長隊  
長編排到都內人口數下項

一 甲戶 大入若干口小兒若干口居住地名某處或  
產戶開說產錢若干或白煙耕田開店買賣  
土著外來係某  
年移來逐戶開

一 餘開

右某等今編排到都內人戶口數在前即無漏落及增添  
一戶一口不實如招人戶陳首甘伏解縣斷罪謹狀

年月日大保長姓名

押

狀

隊長姓名

保正副姓名

社首姓名

一請米狀式某都第某保隊長某人大保長某人下某

處地名保頭某人等幾人今遞相保委就社倉借米

每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候冬收日備乾硬糙米每石

量收耗米三升前來送納保內一名走失事故保內

一人情願均備取足不敢有違謹狀

六年月日保頭姓名

一保頭羊蓋甲戶開名

借米三千大保長姓名

各保各日隊長姓名

保共借四保長姓名

陸宜連直社首姓名奉兩浙東觀帶平茶鹽公事

一社倉支貸交收米斛合係社首保正副告報隊長保  
長隊長保長告報人戶如闕隊長許人戶就社倉陳  
說告報社首依公差補如闕社首卽申尉司定差

一簿書鎖鑰鄉官公共分掌其大項收支須監監官簽  
押其餘零碎出納卽委鄉官公共掌管務要均平不  
得徇私容情別生姦弊

一如遇豐年人戶不願請貸至七八月而產戶願請者  
聽

一倉內屋宇什物仰守倉人常切照管不得毀損及借  
出他用如有損失鄉官點檢勒守倉人備償如此小  
損壞逐時修整大段改造臨時具因依申府乞撥米

具  
斛  
斛

具位朱熹奏節文

一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其法可  
以推廣行之他處欲望聖慈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  
一戶有願置立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付本鄉出等  
人戶主執斂散隨宜立約實爲久遠之利其建寧府  
一社倉見行事目謹錄一道進呈伏望聖慈詳察特賜  
施行

十一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戶部看詳聞奏平不

一敕書勅命職官公共代掌其大更妙支嚴謹官發  
行在尙書戶部

準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勅中書門下省尙書省  
送到戶部狀準淳熙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尙書省送  
到宣教郎直祕閣新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朱

熹劄子奏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  
係昨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  
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  
米次年夏間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  
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  
遇小歉卽蠲其息之半大饑卽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  
量支息米造成倉廩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  
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  
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  
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  
散時卽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  
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  
行之他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強妄意欲乞聖慈特依

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此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斂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卽送元米還官却將息米斂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爲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搔擾此皆今日之言雖無所濟於目前之急然實公私儲蓄預備久遠之計及今歉歲施行人必願從者衆伏望聖慈詳察特賜施行取進止三省同奉聖旨令戶部看詳聞奏本部今檢準紹興重修常平免役令下項諸州常平錢穀及場務錢不足申提舉司通一路之數移用仍

聽互相兌便支撥諸義倉附常平倉監專兼管敖屋以

轉運司倉充其積藏而應兌換者準常平法無轉運司倉處撥充

常平諸義倉計夏秋正稅無正稅穀處物帛之類折為穀者準此每一斛

別納五合應豐熟計一縣九分同正稅為一鈔不收頭子

脚乘錢及耗限一日先次交入本倉出剩通正稅候盤量畢亦限一日據

撥數紐即正稅不及一斛并本戶放稅二分以上及孤貧

不濟者免納諸義倉穀唯充賑給不得他用縣遇災傷

當職官體量自第四等以下闕食戶給散若放稅七分

以上通第三等給並預申提舉司審度行訖奏諸災傷

計一縣放稅七分以上第四等以下戶乏種食者雖舊

有欠閣不以月分聽結保貸借即穀不堪充種子者紐

直以錢各成貫石給限一年隨稅納仍免息州預以應

支數保明申提舉司行訖申尚書戶部雖計一縣放稅不及七分而本

戶放稅及七分者準此

本部看詳欲行下諸路提舉司徧下本路諸州縣曉示任從民便如願依上件施行仰本鄉土居或寄居官員有行義者具狀赴本州縣自陳量於義倉米內支撥其斂散之事與本鄉耆老公共措置州縣並不須干預抑勒仍仰提舉司類聚具申聽候朝廷指揮奏聞事十二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戶部看詳到事理施行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前批十二月二十四日辰時付戶部施行仍關合屬去處須至指揮

兩浙東路提舉常平司主者仰一依今來勅命指揮疾速施行仍關合屬去處待到奉行

淳熙八年十二月五日

書令史郭繼令史頓圮主事全安仁

將作少監兼權戶部郎中兼權



新...除...郎...里...官...嗚...奎...風...再...也...傳...信...

再...計...郎...出...米...建...恭...興...望...吉...裝...中...岳...會...流...幾...益...觀...傳...其...

跋語...嘉...勳...烈...古...聖...功...不...測...謝...辭...具...由...傳...誠...其...至...

淳熙八年冬十有一月己亥臣熹以備使浙東奉行荒政  
蒙恩召入延和殿戒諭臨遣因得具以所居建寧府崇安  
縣開耀鄉社倉本末推說條奏誤蒙開納卽詔頒其法於  
四方而臣熹又以使事適獲奉承仰戴皇仁頓首幸甚因  
竊惟念里社有倉實隋唐遺法往歲里中妄意此舉所以  
收恤隱民者蓋偶合其微指顧以國家未定著令是以不  
能遠及且懼其弗克久今乃得蒙上恩徧下郡國將遂得  
與闔宇之間含生之類均被仁聖之澤於無窮固已不勝  
大幸而荒陬下里斗升之積又得上爲明詔之所稱揚下  
爲四方之所取則抑又有榮耀焉故敢具刻尙書戶部所

被勅命下浙東提舉常平司者厝于故里本倉聽事而記其說如此俾千萬年含哺鼓腹之禱有以無忘帝力之所自云淳熙九年四月丙辰宣教郎直祕閣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借緋臣朱熹拜手稽首謹言

勸立社倉榜

當司恭奉聖旨建立社倉已行印榜遍下管內州縣勸諭

尋據紹興府會稽縣鄉官新嘉興主簿諸葛修職名千狀

乞請官米置倉給貸而致政張承務名宗文新台州司戶王

迪功名若水衢州龍游縣袁承節名起予等又乞各出本家米

穀置倉給貸當司契勘前件官員心存惻怛惠及鄉閭出

力輸財有足嘉尚除已遵依所降指揮具由朝廷外須至

再行勸勉量出米穀恭稟聖旨建立社倉庶幾益廣朝廷

發政施仁之意有以養成閭里睦婣任卹之風再此勸諭

各請知委九年六月八日  
事大府約束侵占田業榜  
本司簽廳申照對本司見行下諸縣根刷沒官田產有下  
項事件申乞指揮須至曉示

一今來根刷諸司沒官戶絕等田產并新漲海塗溪漲  
淤成田地等多是豪勢等第并官戶公吏等人不會  
經官請佃擅收侵占暗收花利不納官租其間雖有  
經官請佃止量立些少租課計囑主行人吏又且不  
會催納入常平倉上下蒙庇官司無緣得知今出榜  
遍於縣鎮鄉村張掛曉示限一月經官陳首與免罪  
從公紐立租課就行給佃更與免追日前冒占花利  
如犯人尙敢恃其豪勢仍前坐占限滿不首如官司  
覺察得知或因諸色人告首定當送所司根究從條

斷罪追日前花利入官仍盡給告人租佃

一 諸司沒官田產多是本縣公吏與有蔭人詭名請佃  
或與出名人分受花利上下蒙庇不曾納租如此積  
弊何緣覺察今來出榜曉示諸色人如有似此之人  
仰經官陳首當與將所首出田產不拘多寡盡給告  
人租契如詭名人并出名人能在一月內赴官首說  
當與免罪從公紐立租課就令租賃仍免追日前花  
利如限滿不首被人陳告或官司覺察得知當送所  
司根勘依條施行

約束不得搔擾保正等榜

當職照對在法保正副管幹鄉村盜賊鬪毆煙火橋道公  
事大保長催納稅租及隨租所納錢數一稅一替今來訪  
聞管下諸縣縣官不能仰體成法妄有科擾致見一經役

次家產遂空深屬利害今有約束事件下項

一保正管幹鄉村盜賊煙火橋道公事委是繁重今一縣之內有令有丞有簿有尉號爲四衙雜出文引別置木牌各立程限盡令趨赴申展繳押需索百出多刑名色立爲定例分文不可違少如押到則有到頭錢繳引則有繳跋錢展限錢定限常限所用之錢復一有多寡又有批朱縫印日齷之類一引狀之出乞取動是數項稍有稽違則枷錮箠楚無所不至且以保正一身豈能徧受諸衙督責

一追催二稅非保正副之責今來縣道盡以文引勒令拘催其間有頑慢不肯輸納之人又有無著落稅賦往往迫以期限不堪杖責勒令填納無所赴愬豈有既充重役復兼催科可謂重困

一保正副最爲重役豈堪復有科擾今來縣道略不加  
卹應于敷買物件必巧作名目公然出引令保正副  
買辦如修造廨舍迎送官員整葺祠宇置造軍器似  
此之類其名不一竹木瓦磚油漆麻苧等物例以和  
買爲名不曾支給分文又如役使工匠科差人夫勒  
出錢米陪備供輸椎剝肌髓至此爲甚

一縣官或遇檢驗定奪打量體究等事下鄉多是過數  
將帶當直雖公吏輩亦用轎乘排備酒饌需索錢物  
動是取辦保正亦有本官喫食令保正供買及所經  
過都分雖無公事干涉例有過鄉錢過水錢其爲搔  
擾非止一端

一訪聞縣道差募保正拘催二稅自承認之日便先期  
借絹借米硬令空作人戶姓名投納在官曾未旬月

官書分限完較或三五日一次或五六日一次人吏鄉司  
有書皆有常例需索稍不如數雖所催分數已及却計較  
毫釐將多爲少未免筭楚一月之內盡是趨赴比較  
半東之日卽不會得在鄉催稅及至催納次第則又別出  
支一簿謂之刻簿增添改易不可稽考有坍溪落江逃  
亡死絕有名無實之稅縣道不與勘會著實臨期動  
是勒令填納以至典賣屋業無可填備一次充應催  
稅至有三四年者雖所欠尺寸升合些少官物亦行  
縮繫無能得脫百姓受此抑勒破蕩之苦而縣道恬  
不加卹委是無辜

右鏤榜示所管鄉分鄉村市鎮張掛其縣道於前件約束  
事件如有違戾許保正副催科保長徑赴本司陳訴切待  
追究著實卽行按奏公吏依法重行斷治施行淳熙九年

八月 日榜

減半賞格榜

浙東提舉常平司

二月二十五日準尙書省劄子備提舉司奏今歲災傷  
條畫賑卹事件數內一項去歲上戶別納糶濟之人近  
已蒙聖旨補受官資無不感戴然去歲蒙降減半指揮  
止於紹興一府施行今歲一路皆荒事體不同今檢會  
當年耿延年所乞事理許於浙東一路通行奉聖旨令  
吏部檢坐乾道七年八月一日賞格節次指揮行下浙  
東州縣勸諭富室上戶賑濟賑糶應格之人保明推賞  
如後來檢踏得災傷最重處許提舉司開具保明申尙  
書省取旨與依減半指揮施行劄付本司須至曉諭  
右當司除已恭依聖旨指揮行下諸州縣勸諭外今印榜



曉示富室上戶仰體朝廷恤民之意廣出米穀以拊鄉閭  
有欲依募之家先赴本司自陳切待標撥就比近災傷最  
重州縣入納卽爲保明申奏朝廷乞補官資應得上件減  
半指揮不致有胥吏阻抑故榜九月七日

約束糶米及劫掠榜

照對管下州縣中夏以來久不得雨高低早禾多有旱損  
切慮人民不安理合存卹曉諭

一州縣目今米價高貴止緣早禾旱傷其中晚之田自  
有得雨足可灌溉成熟去處兼當司已蒙朝廷給降  
本錢及取撥別色官錢見今廣招廣南福建浙西等  
處客販般運米斛到來投糶準備闕米州縣般運前  
去出糶切恐有米積蓄上戶與停塌之家未知前項  
事因以謂旱損少米意圖邀求厚利閉糶不糶除

此項已

牒諸州府請速行遍下屬縣勸諭有米積蓄上戶停  
塌之家趁此米穀未登之際各依時價自行出糶應  
副細民食用如敢輒有違戾切待根究重行斷遣如  
是向去民間大段艱食切待別行申奏朝廷乞更多  
撥錢米前來濟糶

一州縣火客佃戶耕作主家田土用力為多全仰主家

借貸應副今來旱損其田主自當優卹賙給存養無

令失所訪聞多有坐視火客佃戶狼狽失業恬不介

意切恐因而失所却致無人布種荒廢田畝此項除

州府請遍行下諸縣勸諭應有田之家請以田客平  
日耕布勤勞為念常加優卹應副存養勿令失業云

云

一州縣旱傷去處慮有無知村民不務農業專事扇惑

聚眾輒以借貸為名於村疇之間廣張聲勢亂行逼

脅以至劫掠居民財物米穀此項當司檢準律強盜

三年二疋加一等十疋及傷人者絞殺入者斬其持  
杖者雖不得財流三千里五匹絞傷人者斬今來切

府慮愚民不曉條法悞犯刑名深可憐憫除已牒諸州  
府請遍下諸縣曉諭民戶知悉各自安業勿致扇惑  
輕犯典憲後悔無及

右今鑿榜曉諭民戶知悉故榜

再放苗米分數榜

契勘本路今年旱傷檢放苗米多有不實去處曾具奏  
請今來當職詢訪不實最多未欲按劾施行今來到任  
已是深冬難以檢勘須至別行措置將諸州縣人戶災  
傷苗米等第更行蠲放除已奏聞及申尙書省外須至  
曉諭

右今將本路州縣人戶苗米元檢放五分已上鄉分全戶  
五斗已下全放元檢放四分以上鄉分全戶四斗以下全  
放元檢放三分以上鄉分全戶三斗以下全放元檢放二  
分以上鄉分全戶二斗以下全放元檢放一分以上鄉分

全戶一斗以下全放其紹興府人戶須有丁之家方得蠲放其湖田米亦依例蠲放施行今印榜曉示人戶知委如州縣再行催理仰經本司陳訴切待追究按劾施行

約束檢旱

照對今歲適當旱歉州縣合差官徧往鄉村檢視每見差出官員多是過數將帶人從反行須索搔動村落以納圖冊爲名不論人戶高低每畝科配頃畝頭性之類又不親行田畝從實檢校反將訴荒人戶非理監繫勒令服熟殊失救荒卹民之意今來當職斟酌每官一員止得帶廳子一名吏貼一人當直八名仰從本州縣陳乞計日給錢米各自贖行並不許分毫搔擾保正副及大小保長須親行田畝從實檢放如有違戾許人戶徑到本司陳訴切待追治施行

浙東客次牒

熹叨被臨遣專以刺舉爲職自惟昧陋雖不足以盡知官吏之賢否然旣尸其任不敢不悉心詢究故自到任以來凡所論薦皆必稽諸公論考其事實然後劾奏不敢徇私容情以自陷於罔上之誅凡我同寮亦望究心職事律己愛民以待考察不必投書獻啓自陳脚色挾持勢援宛轉請求徒失所以自重之道而反貽絀辱之羞也或恐實有賢哲之士潛晦不耀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則却望相與推揚具以見教熹敢不承命加察焉

除秦檜祠移文

竊見故相秦檜歸自虜庭久專國柄內忍事讐之恥外張震主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銷沮人心忠義剛直之氣以喜怒爲進退崇獎天下佞諛偷惰之風究其設心何止誤國

岳侯既死於棘寺魏公復竄於嶺隅連逮趙汾之獄蓋將  
掩衆正而盡誅徘徊漢鼎之旁已聞圖九錫而來獻天不  
誅檜誰其弱秦今中外之有識猶皆憤惋而不平而朝廷  
於其家亦且擯絕而不用况永嘉號禮義之地學校實風  
化之源尚使有祠無乃未講雖捐田以示濡沫恐出市恩  
然設像以廁英賢何以爲訓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九十九  
侯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東客大執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一百

公移

州縣官牒

恭惟朝廷設官分職等級分明大小相維各有承屬蓋以一人之智不能遍周衆事所以建立司存使相總攝然事有統紀雖繁而不亂今覩本州官屬雖具而從來分職未明文書散漫殊無條理財賦獄訟盡出吏手而參佐以下官受其成詳考舊案亦有不經通判書押處大綱一紊衆目立隳若不更張積成深弊今來須至另行措置如前所陳又仰諸案呈覆已得判押並須以次經由通判職官簽押方得行遣文字並須先經職官次詣通判方得呈知州取押用印行下又準淳熙令諸縣丞簿尉並日赴長官廳或都廳簽書當日文書

謂應行出者

竊詳立法之意蓋欲一縣

之官同管一縣之事庶得商量詳審與決公事不至留滯  
民無冤枉而比年以來此法不舉所謂過廳者不過茶湯  
相揖而退其於縣之財賦獄訟知縣既不謀之佐官佐官  
亦不請於知縣大率一出於知縣一人十數胥吏之手而  
已設使知縣才術過人力能獨任亦非爲治之體而况爲  
知縣者有不得人或見事有不明處事有不公則賂賂囑  
託變亂是非淹延囚係違法害民其弊又有不可勝言者  
今請諸縣知佐詳照條法逐日聚廳議事應受接詞訴理  
斷公事催督財賦並要公共商量簽押圓備然後施行庶  
幾上合法意下慰民情稍革舊弊都吏具檢牒通判廳遍  
下簽廳及諸曹官自五月一日爲始依此施行更有未盡  
事理委自逐官比類推究申請施行最後一項仍貼諸縣  
請各關牒佐司同共遵守先具各知稟狀申



漳州曉諭詞訟榜

權發遣軍州事

契勘本州近準提刑行司判下詞狀計二百四十三道其間官吏違法擾民事理彰著者卽已遵依送獄根治其有關繫一方百姓公共利害而非一旦所能遽革者亦已廣行咨詢別行措置訖其餘詞狀亦有只是一時爭競些少錢米田宅以致互相誣賴結成仇讎遂失鄰里之驩且虧廉恥之節甚則忘骨肉之恩又甚則犯尊卑之分細民如此已足傷嗟間有自稱進士學生宦族子弟而其所訴亦不免此此邦之俗舊稱醇厚一旦下衰至於如此長民者安得不任其責又何忍一切徒以杜後惠文爲事而不深求所以感發其善心者哉又況所論或人數衆多或地里遙遠或事非干己而出於把

持告許之私或詞涉虛妄而肆爲詭名匿迹之計前此  
未知情由便行追對及至得實善良被擾已不勝言慮  
之不深徒自悔咎今已刷出所承判狀委官置籍先索  
案祖逐旋看詳然後逐人引問供對庶幾深審得見實  
情予奪之間不至差誤若有姦僞先將詞人重行斷遣  
務以上奉公法下全私恩不擾良民不長姦惡此病守  
區區深憂吾民追懷舊俗之本志也將來斷訖各給斷  
由回申照會然後逐件勾銷元籍如未允當卽仰人戶  
自從次第官司翻論今恐詞人等候日久未有施行妄  
有疑惑復生詞訴除已具申提刑司外須至曉諭者  
右今榜州門張掛曉諭各令知悉更請深自思惟所訴事  
理或涉虛僞或無大段利害可以平和卽仰早生悔悟降  
心相從兩下商量出官對定庶幾有以復此邦忠厚醇朴

之俗革比年頑嚚偷薄之風少安病守閔惻慚懼之心仰副明使者循行荒遠宣布詔條之意如未聽信別聽指揮儻觸憲章決無輕恕故榜紹熙元年五月日

曉諭居喪持服遵禮律事

使州

今月初九日有進士呂渭夫狀陳理差役公事狀有稱見居母喪而身著欄幘皂紗巾持卽已開陳禮法當廳告戒尙慮遠近未能遍知須至曉諭

右當職竊聞先聖有言孝子之喪親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又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是以昔者先王制爲喪禮因人之情而節文之其居處衣服飲食之間皆有定制降及中世乃有墨衰之文

則已不能無失於先王之意矣然准律文諸喪制未終釋

服從吉若忘哀作樂

自作遣人等

徒三年雜戲徒一年卽遇樂

而聽及參預吉席者各杖一百則是世無古今俗無厚薄而有國家者所以防範品節之意尙未泯也又況頃年至尊壽皇聖帝躬服高宗皇帝之喪素衣素冠皆用麤布當職嘗因奏事親得瞻仰恭惟天子之孝所以感神明而刑四海者如此其盛而此邦僻遠聲教未洽乃有居父母之喪而全釋衰裳盡用吉服者見之駭然良用悲歎自惟涼薄無以瘡人然幸身際盛時目覩聖孝今又得蒙誤恩使以承流宣化爲職敢不明布以喻士民自今以來有居父母之喪者雖或未能盡遵古制全不出入亦須服麤布黯衫麤布黹巾繫麻經著布鞋不飲酒不食肉不入房室如是三年庶幾少報劬勞勉遵禮律仰承聖化如其不然國

有常憲今榜曉諭各令知悉故榜紹熙元年六月日

勸女道還俗榜

使州

契勘本州日前官司失於覺察民間多有違法私創庵舍又多是女道住持昨來當職到任之初爲見事有非便卽已坐條出榜禁止今後不得私創庵舍居住丁寧告戒非不嚴切近日因引詞狀見得尙有女道住庵又有被人論訴與人姦通者顯是不遵當職約束故違國家條制誣上行私敗亂風俗須至再行勸諭者

右今榜勸諭本州軍民男女等蓋聞人之大倫夫婦居一三綱之首理不可廢是以先王之世男各有分女各有歸有媒有娉以相配偶是以男正乎外女正乎內身脩家齊風俗嚴整嗣續分明人心和平百物順治降及後世禮教

不明佛法魔宗乘間竊發唱爲邪說惑亂人心使人男大不婚女長不嫁謂之出家脩道妄希來生福報若使舉世之人盡從其說則不過百年便無人種天地之間莽爲禽獸之區而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有國家者所以維持綱紀之具皆無所施矣幸而從之者少彝倫得不殄滅其從之者又皆庸下之流雖惑其言而不能通其意雖悅其名而不能踐其實血氣旣感情竇日開中雖悔於出家外又慚於還俗於是不昏之男無不盜人之妻不嫁之女無不肆爲淫行官司縱而不問則風俗日敗悉繩以法則犯者已多是雖其人不能自謀輕信邪說以至於此亦其父母不能爲其兒女計慮久遠之罪究觀本末情實可哀此當職前日之榜所以不憚於丁寧也然昨來告戒未行只緣區處未廣今復詳思與其使之存女道之名以歸父母兄弟

之家亦是未爲了當終久未免悔吝豈若使其年齒尙少  
容貌未衰者各歸本家聽從尊長之命公行媒娉從便昏  
嫁以復先王禮義之教以遵人道性情之常息魔佛之妖  
言革淫亂之汚俗豈不美哉如云昏嫁必有聘定賣送之  
費則脩道亦有庵舍衣鉢之資爲父母者隨家豐儉移此  
爲彼亦何不可豈可私憂過計苟徇目前而使其男女孤  
單愁苦無所依託以陷邪僻之行鞭撻之刑哉凡我長幼  
悉聽此言反復深思無貽後悔故榜紹熙元年八月日

揭示古靈先生勸諭文

古靈先生陳公勸諭爲吾民者父義能正兄友能養弟敬

能敬子孝能事夫婦有恩貧窮相守爲恩若棄妻不男女

有別男有婦女有子弟有學能知禮鄉閭有禮歲時寒暄

往來燕飲序老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借貸昏姻死喪隣保

少坐立拜起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借貸昏姻死喪隣保

相助無墮農桑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凌

善無以富吞貧行者遜路少避長賤避貴耕者遜畔地有

相爭奪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子弟負重執役則為禮義之

俗矣

以上同保之人今仰互相勸戒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

睦宗姻周卹鄰里各依本分脩本業莫作姦盜莫縱飲

博莫相鬪打莫相論訴莫相侵奪莫相瞞昧愛身忍事

畏懼王法保內如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跡顯著即

仰具申當依條旌賞其不率教者亦仰申舉依法究治

自餘禁約事件仍已別作施行各宜遵守毋至違犯

勸諭榜

今具節次施行勸諭事目如後

一勸諭保伍互相勸戒事件仰同保人互相勸戒孝順



父母恭敬長上和睦宗姻周卹鄰里各依本分各修  
本業莫作姦盜莫縱飲博莫相鬪打莫相論訴孝子  
順孫義夫節婦事跡顯著卽仰具申當依條格旌賞  
其不率教者亦仰申舉依法究治  
一禁約保伍互相糾察事件常切停水防火常切覺察  
盜賊常切禁止鬪爭不得販賣私鹽不得宰殺耕牛  
不得賭博財物不得傳習魔教保內之人互相覺察  
一知而不糾併行坐罪  
一勸諭士民當知此身本出於父母而兄弟同出於父  
母是以父母兄弟天性之恩至深至重而人之所以  
愛親敬長者皆生於本心之自然不是強爲無有窮  
盡今乃有人不孝不弟於父母則輒違教命敢闕供  
承於兄弟則輕肆忿爭忍相拒絕逆天悖理良可歎

傷宜亟自新毋速大戾

一勸諭士民當知夫婦婚姻人倫之首媒妁聘問禮律甚嚴而此邦之俗有所謂管顧者則本非妻妾而公然同室有所謂逃叛者則不待媒娉而潛相奔誘犯禮違法莫甚於斯宜亟自新毋陷刑辟

一勸諭士民鄉黨族姻所宜親睦或有小忿宜各深思更且委曲調和未可容易論訴蓋得理亦須傷財廢業况無理不免坐罪遭刑終必有凶切當痛戒

一勸諭官戶既稱仕宦之家卽與凡民有異尤當安分循理務在克己利人又況鄉鄰無非親舊豈可恃強凌弱以富吞貧盛衰循環所宜深念

一勸諭遭喪之家及時安葬不得停喪在家及殯寄寺院其有日前停寄棺柩灰函並限一月安葬切不須

齋僧供佛廣設威儀但只隨家豐儉早令亡人入土  
如違依條科杖一百官員不得注官士人不得應舉  
鄉里親知來相弔送但可協力資助不當責其供備  
飲食

一勸諭男女不得以修道爲名私創庵宇若有如此之  
人各仰及時婚嫁

一約束寺院民間不得以禮佛傳經爲名聚集男女晝  
夜混雜

一約束城市鄉村不得以禳災祈福爲名斂掠錢物裝  
弄傀儡

前件勸諭只願民間各識道理自做好人自知不犯有司  
刑憲無緣相及切須遵守用保平和如不聽從尙敢干犯  
國有明法吏不敢私宜各深思無貽後悔

曉示經界差甲頭榜

漳州

契勘本縣日前經界未及均稅遽行住罷後來一向不復舉行是以豪家大姓有力之家包併民田而不受產則其產虛樁在無業之家冒占官地而紐租則其租俵寄於不佃之戶姦胥猾吏寅夜作弊走弄出入不可稽考貧民下戶枉被追呼監繫箠楚無所告訴至於官司財計因此失陷則又巧爲名色以取於民雖有慈惠之長明察之官欲革舊弊而一新之亦復無所措手如是者蓋已有年矣乃者聖明灼知其弊深加憐憫特詔守臣相度經界利害蓋欲仰遵紹興已行之故典加惠此邦重困之瘼民務使田稅均平貧富得實免致貧民下戶困於兼并豪猾之手雖知應役之人不無少擾然欲革百年深錮之弊爲斯民久

遠之計勢有不得已者本州謹已仰體聖意條具奏聞去  
訖竊恐旦夕或蒙行下便當舉行而遠近士民傳聞不審  
過有疑慮合行曉諭及有預行撥置事件亦須先次遍行  
告報曉示下項

一今來經界乃是紹興年中已行之法當時諸路州縣  
並皆舉行始初傳聞人亦驚恐扇搖眩惑怨謗紛然  
及至打量田土攢造圖帳一都不過二十餘人遠者  
不過數月之久即便結局應役之戶雖不免有勞費  
然結局之後田土狹闊產錢重輕條理粲然各有歸  
著在民無業去產存之弊在官無逃亡倚閣之欠豪  
家大姓不容僥倖隱瞞貧民下戶不至偏受苦楚至  
今四五十年人無智愚皆知經界之爲利而不以爲  
害只是本州推行未畢遽行住罷所以民間但知其

害而未及知其利之如此姦民猾吏又皆知其利於貧民而不利於己往往互相驚恐妄說事端欲使聖朝仁政實惠不得下流而千里之內貧弱之民依前受弊無有窮極實可憐悼今仰人戶詳此事理仰體聖朝寬恤之意莫聽浮言妄有驚擾

一經界之法當依紹興年例別差大小正副甲頭專一打量每都大約不過二三十戶本州諸縣從來本都

不曾分十大保無以得見都分闊狹合差小甲頭之數今且行下諸縣仰各告報見役保正副等先納逐

都四至之內圍徑幾里

東至西幾里南至北幾里

約計田園大槩

頃畝

大槩約度未要的實細數

具狀申縣以憑分畫方界定差大

小甲頭將來定差之後打量攢造並委甲頭管幹其

見役保正若非合充甲頭之人卽依舊只管煙火不

預經界事務

文獻堂藏書  
內無題名  
今內人可點財

一打量紐筭置立土封椿標界至分方造帳畫魚鱗圖  
一砧基簿及供報官司文字應于式樣見已講究見得  
次第旦夕當行鏤版散下諸縣庶幾將來經界大小  
甲頭等人各通曉免至臨時雇募他人重有所費  
右今榜先次曉諭本州人戶各仰知悉如將來所奏事理  
得蒙聖恩卽賜開允卽當別行措置子細曉諭務要不擾  
而辦以副朝廷綏靖遠方蠲除民瘼之意如所措置有未  
穩便亦仰及早前來陳說切待別行講究改正施行紹熙  
元年八月日

勸農文

契勤生民之本足食爲先是以國家務農重穀使凡州縣  
守倅皆以勸農爲職每歲二月載酒出郊延見父老喻以

課督子弟竭力耕田之意蓋欲吾民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以共趨於富庶仁壽之域德至渥也當職幸此承攝敢墜彝章今有勸諭事件開具如後

示平今來春氣已中土膏脈起正是耕農時節不可遲緩  
勸助仰諸父老教訓子弟遞相勸率浸種下秧深耕淺種  
而無趨時早者所得亦早用力多者所收亦多無致因循  
毋業自取飢餓開水鴨當限於廿置平臨轉節要不斷  
亦今陂塘水利農事之本今仰同用水人出力興修取令  
多蓄水泉準備將來灌溉如事干衆即時聞官糾率  
人功借貸錢本日下修築不管誤事  
一耘犁之功全藉牛力切須照管及時餵飼不得輒行  
一宰殺致妨農務如有違戾準勅科決脊杖二十每頭  
一追賞五十貫文錮身監納的無輕恕今仰人戶遞相



告戒毋致違犯

一種田固是本業然粟豆麻麥菜蔬茄芋之屬亦是可食之物若能種植青黃未交得以接濟不爲無補今仰人戶更以餘力廣行栽種

一蠶桑之務亦是本業而本州從來不宜桑柘蓋緣民間種不得法今仰人戶常於冬月多往外路買置桑栽相地之宜逐根相去一二丈間深開窠窟多用糞壤試行栽種待其稍長卽與削去細碎拳曲枝條數年之後必見其利如未能然更加多種吉具麻苧亦可供備衣著免被寒凍

一鄉村小民其間多是無田之家須就田主討田耕作每至耕種耘田時節又就田主生借穀米及至終冬成熟方始一併填還佃戶旣賴田主給佃生借以養

活家口田主亦藉佃客耕田納租以供贍家計二者相須方能存立今仰人戶遞相告戒佃戶不可侵犯田主田主不可撓虐佃戶如當耕牛車水之時仰田主依常年例應副穀米秋冬收成之後仰佃戶各備所借本息填還其間若有負頑不還之人仰田主經官陳論當爲監納以警頑慢

一本州管內荒田頗多蓋緣官司有俵寄之擾象獸有踏食之患是致人戶不敢開墾今來朝廷推行經界向去產錢官米各有歸著自無俵寄之擾本州又已出榜勸諭人戶陷殺象獸約束官司不得追取牙齒蹄角今更別立賞錢三十貫如有人戶殺得象者前來請賞卽時支給庶幾去除災害民樂耕耘有欲陳請荒田之人卽仰前來陳狀切待勘會給付永爲己

業仍依條制與免三年租稅

一今來朝廷推行經界本爲富家多置田業不受租產貧民業去產存枉被追擾所以打量步畝從實均攤卽無增添分文升合雖是應役人戶日下不免小勞然實爲子孫永遠無窮之利其打量紐筭之法亦甚簡易昨來已印行曉示今日又躬親按試要使民戶人人習熟秋成之後依此打量不過一兩月間卽便了畢想見貧民無不歡喜只恐豪富作弊之家見其不利於己必須撰造語言妄有扇搖今仰深思彼此一等皆是王民豈可自家買田收穀却令他人空頭納稅非惟官法不容亦恐別招陰譴不須如此計較生事沮撓良法

一本州節次行下諸縣不得差人下鄉乞覓搔擾科敷

抑配強買物色及以補發經總制錢發納上供銀罷科茶等爲各科罰人戶錢物所以上體朝廷寬恤之意欲使民得安居不廢農業今恐諸縣奉行違戾仰被擾人指定實迹前來陳訴切待追究重作行遣

一本州節次印給榜文勸諭人戶莫非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意今恐人戶未能遍知別具節略連粘在前請諸父老常爲解說使後生子弟知所遵守去惡從善取是舍非愛惜體膚保守家業子孫或有美質卽遣上學讀書學道修身興起門戶

右今出榜散行曉諭外更請父老各以此意勸率鄉閭教戒子弟務令通曉毋致違犯紹熙三年二月日榜

龍巖縣勸諭榜

具官

當職恭奉勅命來守此邦見本州四縣龍谿諸邑風俗醇厚少有公事干撓州府獨有龍巖一縣地僻山深無海鄉魚鹽之利其民生理貧薄作業辛苦州府既遠情意不通縣道公吏又不究心拊摩躬行教化往往多差公人下鄉搔擾及縱吏人因事乞覓不遵朝制不恤刑獄不能分別是非曲直致使其民不見禮義惟務凶狠強者欺弱壯者凌衰內則不知有親戚骨肉之恩外則不知有閭里往來之好習俗薄惡已足歎傷至其甚者則又輕侮官司公肆咆哮把持告訐無所不至始則詭名下狀終則將身藏閃及至州縣察其欺詐追捕緊急則便閉門聚衆持杖鬪敵殊不思量既爲王民便當遵守王法州縣之官皆是奉行朝廷政令今旣不然抗拒州縣便是不遵王法不畏朝廷如此所爲何異盜賊縱

使一時抵敵得過不知終久作何收殺雖說本因官吏  
養成此惡然却終須自己出頭受罪小者徒配決罰大  
者殺身破家赤子無知抵冒至此良可悲閔當職既忝  
父母之官豈忍坐視不思有以救其未然除已行下龍  
巖縣約束官吏務宣教化恪守條法不得似前容縱搔  
擾外須至曉諭

右今榜龍巖縣管下遍行曉諭上戶豪民各仰知悉其有  
細民不識文字未能通曉卽請鄉曲長上詳此曲折常切  
訓誨要使闔縣之人常切思念既爲王民當守王法自今  
以後各脩本業莫作姦盜莫恣飲博莫相鬪打莫相論訴  
莫相侵奪莫相瞞昧愛身忍事畏懼官司不可似前咆哮  
告訐抗拒追呼倚靠凶狼冒犯刑憲庶幾一變獷悍之俗  
復爲禮義之鄉子子孫孫永陶聖化如更不改尙習前非

州郡雖欲曲法相容亦不可得決當會合巡尉圍掩搜捉  
依條斷罪的無輕恕今榜曉諭各請詳思趁早革心無貽  
後悔

一 潭州委教授措置嶽麓書院牒

契勘本州州學之外復置嶽麓書院本爲有志之士不遠  
千里求師取友至於是邦者無所棲泊以爲優游肄業之  
地故前帥樞密忠肅劉公特因舊基復創新館延請故本  
司侍講張公先生往來其間使四方來學之士得以傳道  
授業解惑焉此意甚遠非世俗常見所到也而比年以來  
師道陵夷講論廢息士氣不振議者惜之當職叨冒假守  
蒙被訓詞深以講學教人之務爲寄顧恨庸鄙弗克奉承  
到官兩月又困簿書未能一往謁殿升堂延見諸生詢考  
所合罷行事件庶革流弊以還舊規除已請到醴陵黎君

貢士充講書職事與學錄鄭貢士同行措置外今議別置  
額外學生十員以處四方遊學之士依州學則例日破米  
一升四合錢六十文更不補試聽候當職考察搜訪徑行  
撥入者庶幾有以上廣聖朝教育人才之意凡使爲學者  
知所當務不專在於區區課試之間實非小補牒教授及  
帖書院照會施行仍請一面指揮合干人排備齋舍几案  
床榻之屬并帖錢糧官於本州贍學料次錢及書院學糧  
內通融支給須至行遣

約束榜

一契勘諸縣民訟人戶自合從條次第經陳其公事各有  
條限民戶越訴亦有斷罪刑名往往縣道不能結絕遂  
至留滯引惹詞訴兼又有人不候本縣照限追會圓備  
予決便卽先行經州紊煩官府今立限約束自截日爲



始應諸縣有人戶已訴未獲盜賊限一月鬪歐折傷連保辜通五十日婚田之類限兩月須管結絕行下諸縣遵從外如尙有似此民訟亦照今來日限予決若縣道違期不行結絕方許人戶赴州陳訴切待先追承行人勘斷再立限驅催其縣道又不了絕致人戶再有詞訴定追押錄科斷外今仰民戶經由書鋪依式書狀仍於狀內分明聲說的於某年月日經縣陳訴已經幾日本縣不結絕以憑行遣如不明注經縣月日或不候限滿妄稱已過所立日限陳述致追承行人到州見得元經月日未及其人戶連書鋪並行收坐仍毀劈書鋪名印若經本州一月未滿狀詞亦不許再行

一官人進士僧道公人

謂訴己事無以  
次人聽自陳

聽親書狀自餘民

戶並各就書鋪寫狀投陳如書鋪不寫本情或非理邀

阻許當廳執覆

一本云或非理飾說及當廳執覆不同所詞定行根究書鋪

珍做宋版印

一狀詞並直述事情不得繁詞帶論二事仍言詞不得過

二百字一名不得聽兩狀並大字依式真謹書寫如有

干照契據并未盡因依聽錄白連粘狀前

一如告論不干己事寫狀書鋪與民戶一等科罪

一民戶詞訴不應爲狀首人自不當出名其應爲狀首人

並要正身如實有事故得用以次人仍聲說因依年月

若干有無疾蔭婦人有無疾蔭娠孕於前從實開具或

有罪應科決臨時妄行供說先契勘元寫狀書鋪

一書鋪如敢違犯本州約束或與人戶寫狀不用印子便

令經陳紊煩官司除科罪外並追毀所給印子

一人戶陳狀本州給印子面付茶食人開雕並經茶食人

保識方聽下狀以備追呼若人戶理涉虛妄其犯人并

書鋪茶食人一例科罪

一契勘人戶多有不問事節緊慢不候行押詞狀日分輒行攔轎下狀或投白紙今立約束攔轎狀詞並不受接并所投白紙止是理訴婚田債負卽非緊切利害事件亦非貧窶鰥寡孤獨無告之人顯無忌憚紊煩官府自今後除貧窶老病幼小寡婦或被劫盜并鬪毆殺傷事干人命初詞許於放詞狀日投白紙外自餘理訴婚田債負或一時互爭等事人戶須管經由書鋪依式書狀聽引狀日分陳理如有似此違約束之人定當重行斷罪

一引押狀詞日分預批曆請台判輪委職官一員或兩員就大廳側畔用硃劃號數監用朱批事因

一引押詞狀除初經州狀外其有事祖狀並各令案吏貼

一擇出案祖用硃批出緊要情由元詞月日作如何施行  
某處已未結絕事因請判

一本州鼓角樓所有牌二面內東畔一面係軍州官下馬  
牌西面係人戶詞訟牌蒙安撫到任移西畔詞訟牌於  
東自新開雕屈牌一面安在詞訟牌之上差使臣一員  
監當并置曆一道付監管官如有投牌之人抄上姓名  
押赴使府出頭取候台旨施行其牌黑漆雕字具說有  
實負屈緊急事件之人仰於此牌下歧立仰監牌使臣  
卽時收領出頭切待施行如敢將閑慢事件不候引狀  
日分妄作緊急坐牌定行勘斷

一有日逐諸雜申并省符公牒文字並置簿子劃隔眼拘  
管遇夜銷逐旬委官點號

一照得日逐所受入匣追索人案文字置外引開排時刻

責鋪兵依限走傳如違限委官先追押錄重斷  
一類狀名色官吏受財枉法將吏侵尅役使殺人行劫殺  
略姦盜聚衆鬪打或抵拒官司豪家大姓侵擾占奪細  
一民田業姦污婦女鬪打見血官員士人公人軍人僧道  
執狀已上當使廳引押訴婚田地訴分析訴債負鬪打  
不見血差役陂塘已上都廳引押  
一引押詞狀元係雙日引押公事元係隻日蒙安撫到任  
以隻日引押詞狀雙日引押公事  
一狀式某縣某鄉某里姓名一年幾歲有無疾蔭合爲狀  
首堪任杖責係第幾狀一所訴某事合經潭州一卽不  
是代名虛妄無理越訴或隱匿前狀如違甘伏斷罪號  
令右某人入事明注年月指涉某字須至具狀披陳伏候判  
府安撫修撰特賜台旨

一照對每月長沙等一十二縣合解有無定額月椿等錢  
從本司印格目書填錢物監轄典吏椿辦限次日各分  
日限申解赴州交納近準安撫殿撰侍講到任措置逐  
月輪委佐官坐押內長沙善化縣輪縣丞主簿縣尉并  
外十縣輪縣丞主簿監當官一員監轄典押承行人各  
一名拘椿並限次月初十日到州其錢須要所委官同  
典吏躬親坐押赴州如解足典押免行到州不足斷訖  
典吏就州監催或錢違限不到卽追本縣椿錢典吏及  
拘押錢官下承行廳子併行勘斷施行

一項照應州場日逐受納紹熙五年夏稅錢將入中限朱  
据人戶賣納竊恐有誤裝綱支用檢準令節文諸稅租  
入中限聽追戶頭或以次家人科較品官之家追幹人  
令曉示人戶及早盡數赴州送納如違定當從條點追

赴州科較監納施行

一項照應湘潭衡山湘鄉瀏陽攸縣五縣拖欠紹熙四年秋稅遂將錢差官下縣受納近緣天時亢旱祈禱未應恐人戶艱於送納已自七月初五日帖所委官回州取稟候小熟日却去開場受納去訖竊慮鄉民未能遍知仍前追擾合行曉諭今印小榜下縣鄉村曉諭人戶各宜安心車水灌溉田畝準備合納稅錢候得雨水熟日依舊差官到彼開場卽行送納各令知委

一項照對稅務日逐收到牙客人合納河市稅錢並不盡數拘解竊慮本務合干人作弊收錢隱瞞入己合行約束使司今置板榜務門粘貼本務日逐申收到牙客人錢數曉示通知如本務收稅錢多申到數少不同隱瞞官錢入己許牙客人具狀告首若客人稅物多供申少

亦許同伴人陳首切待追人送獄根勘依條斷罪追賞錢五十貫文各令知委

一訪聞諸司案及倉場庫務諸官廳下擅自存留曾經斷罷及私名之人在逐處抄寫文字合行約束今立賞錢一百貫文府衙門許人指實陳告切待追究將犯人重斷每名追賞錢一百貫文其本處存留人一例斷罪施行

一照對諸縣弓手土軍係專一教閱以備彈壓捕盜本州已節次督責巡尉依時教閱務要武藝精熟仍月具所教人數姓名陞加武藝帳狀申州以憑逐月三分點一赴州按教行下諸縣併各縣巡尉各仰速便先行聲說弓手土軍姓名年甲所習武藝文籍供申仍於籍內便將弓兵分作三番自今年七月十九日爲始先要第一



番所發弓手齊集到州按教須是向後月十九日以前解發到州應期諸縣合教

一契勘諸軍武藝最是弓弩可用近下諸縣點喚弓手上軍赴州按教據各處具到帳籍多是將不會武藝之人裝作鎗牌手名色解發委是有悞緩急使喚行下諸縣巡尉各日下盡將所管弓手土軍並令專習弓弩務要捉親射射精絕聽候點喚赴州按教仍令兼習義鎗小牌諸般武藝不得私役弓兵妨廢教閱

一據客人趙堅等狀竊見民間行使砂毛錢鐵錢朝廷累降指揮明立法禁非不嚴切今牙鋪戶不遵約束依前夾雜砂錢行使致得客人墜敗財本乞降賞榜於管下瀏陽湘潭醴陵衡山并下攝儲州等處約束使司已立賞錢五十貫文印給小榜發下長沙等一十二縣下張

掛曉示外仍出榜都市并瀏陽湘潭醴陵衡山縣及下  
攝儲州等處張掛曉諭如有前項違犯之人許諸色人  
告捉赴官將犯人送獄從條勘斷追給上件賞錢施行  
契勘諸廂收領公事多是在廂經日不行申解却令兩  
辭和對更不申官委是有違條法遂符行下諸廂兵官  
自今後應有公事即時具狀申解赴府出頭不得隔宿  
及妄作休和申州如違將當行人重斷廂官別有施行  
一契勘本州累次出榜立賞錢三十貫文禁止百姓及軍  
人賭博仍拆毀櫃坊并告報諸營寨廂官及遍牒在城  
諸官廳常切覺察鈐束非不嚴切今來尙有不畏公法  
之人依前開櫃坊停止軍兵百姓公然賭博全無忌憚  
廂巡容縱兵官亦不鈐束深屬不便出榜都市曉示如  
有前項違犯之人諸色人告捉押赴使府出頭切待將

犯人斷罪軍人次第問當各追上件賞錢與告人充賞  
若諸廂諸廳諸營寨合干人依前容縱定一例追斷施  
行

一照應近來委送官員看詳審覆公事文字其間多有引  
用繁文除看詳公案文狀已有狀式曉諭外今再立委  
官審覆申到公事式樣請只就元狀內用小帖子節略  
事意看詳所斷指定當否今欲如何施行大抵直說事  
理不須繁文其狀內緊切事理別用小帖子標說

小帖子式節略狀內緊切事理云云某官云云某今  
竊詳云云某官所斷已得允當

或云未得允當

已開具出榜

### 客位訖

一訪聞街市逐時有不逞之徒與軍兵欺壓善良毀打百  
姓生事作鬧出榜都市張掛曉示如有前項違犯之人

斷罪監納先下拳錢五貫文每五日一限納錢三百文

一入官內軍兵押下所屬次第問當

一今後遍下諸縣諸官用符簽廳請判押檢職官連銜書

押行下專下逐縣逐官用帖如常式仍先行下諸縣照

會

一詞狀當日職官分類呈押具式呈

一詞狀帖牒下外諸縣者索案除程一日追人除程兩日

一五人以上去縣百里以上者除程三日案官鑿定日限

案吏朱批某月某日限滿申展者都廳先次類聚呈押

一日者不展兩日者許一展三日者許再展再展而不

到者都廳指定帖某巡尉差人追呼呈押行下

一在城差人監追公事各置印齣緊限不展次緊限許一

展再展而不到者訊承差人長限日展並簽廳批鑿不

一再呈押內長限每三展一押長限如監醫之類

一當限文字並午牌以前到午後卽是違限不得收接如

違申舉

一符牌申狀到事有常式事如盜賊發露當催捕判回申當催申抄劄口詞檢驗屍首當差官及官員陳乞批書之類並卽時押訖送所屬案分行遣請判行下如無施行事類聚判照有祖及施行未到卽簽廳擬呈一簽廳告報諸縣諸官廳大字書寫文狀須如中指面大卽擬貼述大槩却於狀內抹出緊要情節便見曲折不然又須書寫一過枉費工夫

一三獄直日開拆司先次呈押餘案抽牌押文字訖退不得再上如有未了文字都吏次早揀牌入筒取覆抽押

內戶刑案事繁許次早呈押

一都簽廳申四項奉台判後三項修入見行約束

一照對日逐諸案銷生事號簿蒙約束遇九日銷對竊慮積壓今乞次日委官點對逐一批銷書絕乞候九日呈

點

一照對人戶役白紙止爲有緊切事干人命劫盜等今來受狀不問事理輕重有白紙三四十紙訪聞皆是書鋪邀求致令投陳紊煩官司今乞告示書鋪如是準前邀阻人戶致使府問得投白紙人曾經書鋪不爲寫狀之人乞賜喚上斷治施行不應受理卽行擇退

一準台判索案除程一節追人除程兩日五人以上在縣百里以上者除程三日不到帖巡尉追人一日者不展今欲乞再展一限兩日者許一展今欲再展一限通三限三日者許再展亦通三限

一照應近據諸縣申到人戶理訴婚田債負皆稱目今正是青黃不接之際告示候務開日施行使司契勘人戶互訴婚田爭地多是有力上戶之家占據他人物業或是遷延不肯交錢退贖或是抗拒不伏赴官理對只要拖延衮入務限使下戶被苦無能結絕檢準律令諸婚田入務若先有文案交相侵奪者不在此例况今本州多是禺田只有早稻收成之後農家便自無事可以出入理對在田亦少施工未穫之利自可退業以還有理之家諸縣爭論田地詞訴可以承行理對不必須候十月使司已於六月十八日符長沙等一十二縣遵守施行訖

一照應本州近於七月十七日準登寶位赦書內一項應官司房廊白地賃錢並放至紹熙四年終已出榜都市

曉示去訖今訪聞得街市有賃屋居民都有妄稱合從  
赦書到日之後納起致有爭競州司契勘前項赦書即  
無放至紹熙五年正月以後房錢之文或有屋主自願  
饒潤即從其便若屋主不願饒潤即其賃屋人自合遵  
從大赦指揮印還不得妄有抵負扇惑生事使司已於  
七月二十六日出榜都市曉示訖

一 契勘本州州學之外復置嶽麓書院

云並同前  
委教授牒

一 照對本州所管上丁釋奠及祭祀社稷三獻官祭服緣  
製造年深各並不如法式今欲別行製造初獻六旒冕  
亞獻四旒冕終獻無旒冕及本等衣裳大帶中單綬佩  
蔽膝革帶履韞各一副竊恐只依印本製造未必盡合  
禮制申行在太常寺關借上祭服每事一件付進奏官  
楊思恭同本州差去客司楊暹就臨安府製造回州行



用

一伏覩紹熙五年七月七日赦書內一項五嶽四瀆名山  
大川歷代帝王忠臣烈士載於祀典者委所在長吏精  
潔致祭近祀廟處並禁樵採如祠廟損壞今本州支係  
省錢修葺謹按晉書南中郎將湘州刺史譙國司馬王  
諱承當王厚作亂之際興兵唱義爲國討賊功雖不就  
志節可嘉今數百年未有廟貌又按長沙圖誌故通判  
州軍事贈直龍圖閣孟公諱彥卿通判州事贈直龍圖  
閣趙公諱民彥將官贈武節大夫劉公諱玠兵官贈右  
監門衛將軍趙公諱津之皆以紹興初年金虜侵犯或  
提兵出戰或率衆守城殉國捐軀忠節顯著本州從  
來只於南岳行宮設位祭享祠象不立無以慰答忠魂  
表勸節義今準前項赦書合於城隍廟別置一堂塑像

奉安永遠崇奉其譙王長史虞理司馬虞望參軍韓階  
主簿周崎鄧騫並是當時協謀起義之人亦各合行塑  
像配神從食牒州委官討論計度塑造

一 準紹熙五年七月七日赦書內一項五岳四瀆各山大

川歷代帝王忠臣烈士載於祀典者委所在長吏精潔

致祭近祠廟處並禁樵牧如祠廟損壞令本州支係省

錢修葺州司契勘東晉王厚之亂湘州刺史譙閔王承

起兵討賊不克而死及紹興初年金賊犯順潭州通判

孟彥卿趙民彥將官劉玠兵官趙津之皆以忠節沒於

王事從前未有廟貌州司今來遵奉赦書指揮見行相

度創立祠堂塑造神像除晉朝冠服別行討論外所有

孟趙兩通判係贈直龍圖閣劉將官係贈武節大夫趙

兵官係贈右監門衛將軍未委本品朝服合作是何法

制申行在太常寺仍已差人前去望塑小樣照詳典禮  
給降制度以憑製造施行

一照應本州管內南嶽衡山係國家火德興隆之地崇奉  
之禮極於嚴肅合行封植以壯形勢近來官司失於守  
護致得諸色等人妄行斫伐林木摧殘土石破碎無以  
保國威靈停濟雲氣慰一方瞻仰歸依之望事屬不便  
契勘其地並屬寺觀所管卽與民間無相干涉理宜措  
置今帖合同李修職躬親前去體究相度勒本縣巡尉  
責本寺觀主首標識簽押除深山人所不見之處許令  
依舊開墾種植外其山面瞻望所及卽不得似前更行  
斫伐開墾向後逐年深冬卽令寺觀各隨界分多取小  
木連本栽培以時澆灌務令青活庶幾數年之後山勢  
崇深永爲福地并帖巡尉仰詳前項事理須管同合同

李修職前去體究相度逐一準此施行及出榜嶽山寺  
 張掛約束諸色等人不得依前於山內瞻望所及之處  
 斫伐林木穿毀土石如有前項違犯之人許諸色人於  
 所屬陳告根究從條斷罪施行  
 一契勘目今久闕雨澤竊慮陂澤湖塘池灤灤正副長專  
 意放養魚鱸之類不肯泄水注蔭致田禾乾槁深屬未  
 便今曉諭陂塘湖長等人如合承水之田闕水即仰日  
 下量分數放水注蔭如占吝不放之人仰食水人戶指  
 實陳論追犯人重斷施行

看定文案申狀式

具位

準使帖據某人狀或判狀即云訴事備錄全文委某看定或

並依本文須至供申者

一某年月日某人狀

一某人執到某年月日契字或分開干照遇多項須似此開以年月先後爲次序

一檢準勅令格並同

右某竊詳上件事云云合準某勅如何定斷謹具申某處伏乞照會詳酌施行年月日具位某狀

報建陽縣審會船狀

右熹承建陽縣公文取會本家有無占破船戶姓名尋行契勘日前雖有顧到船隻日久不曾使用今來自合祇應官司差使私家卽無執占之理謹具申建陽縣伏乞照會謹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一百

右晦庵朱先生文集一百卷閩浙舊皆有刻本浙  
本洪武初取置南廳不知輯於何人今閩藩所存  
本則先生季子在所編也其後又有續集若干卷  
官印本別集若干卷二本亦併刻之歷歲既久刊缺浸多  
讀者病焉成化戊子仲昭自翰林謫官  
南都偶得閩本公暇因取浙本校之其間詳略微有  
不同如劾唐仲友數章閩本俱不載其所劾事狀  
世之鄙儒多以是疑先生異論紛起故悉增入使  
讀者知仲友蠹政害民之實而無所惑於異論也  
其他無大關係者則仍其舊惟正其亥豕魯魚之  
訛而已歲丙申閩憲使山陰唐公質夫僉憲蘭溪  
章公德懋閱舊板磨滅日甚遂以仲昭所校本補  
之未及訖工而二公相繼去任尋復殘缺僉憲天

台林公一中至慨然以爲己任久未暇及壬寅秋  
乃謀於先生九世孫都轉運伯承君復以仲昭所  
校本精加讎訂訛者正之腐者易之缺者補之至  
是始無遺憾矣嗚呼先生不可復作而是編之存  
可以見其經國之謀焉可以見其濟民之政焉可  
以見其出處之義焉可以見其交際之道焉上而  
天道之妙下而物理之微明而禮樂之文幽而鬼  
神之理大而人倫之常小而人事之變無所不該  
誠作聖之階梯入道之門戶也諸公拳拳相與圖  
其永久其嘉惠後學之意不旣深乎工旣告成仲  
昭謹識其顛末且以告於後之君子俾謹守而嗣  
修之以無替諸公之惠也

成化十九年歲在癸卯二月之朔後學莆田黃仲

昭謹識 此年歲在癸卯二月

參文以無替論公女惠侯官縣儒學訓導劉簪校

即屬婚其願未且以告公翁文母卒與歸而歸

其家女其盡惠婚事女意不願終年工預告公翁

願許婚女翁餘人盡女門可出請公奉奉許與圖

前轉文無天而入論女歸事而入事女變無積不處

天盡女被下而參與女婚陳而野樂女文繼而後

以其其備與女婚無可以其其交與女盡無止而

可以其其與女婚無有與其其與女知無何

其欲無與與女婚無可以其其與女知無何

其本無與與女婚無可以其其與女知無何

其藉於其生女世終猶轉與女婚無可以其其與女知無何

合科公一中至繼然也繼已生女未與女上黃